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8n0225

大明度經

吳　支謙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行品
  - 2 天帝釋問品
  - 3 持品
  - 4 功德品
  - 5 變謀明慧品
  - 6 地獄品
  - 7 清淨品
  - 8 悉持品
  - 9 覺邪品
  - 10 照明十方品
  - 11 不可計品
  - 12 譬喻品
  - 13 分別品
  - 14 本無品
  - 15 不退轉品
  - 16 竭清信女品
  - 17 守空品
  - 18 遠離品
  - 19 善友品
  - 20 天帝釋品
  - 21 貢高品
  - 22 學品
  - 23 守行品
  - 24 強弱品
  - 25 累教品
  - 26 不盡品
  - 27 隨品
  - 28 普慈闍士品
  - 29 法來闍士品
  - 30 囑累阿難品
- 卷目次
  - 001

    - 002
    - 003
    - 004
    - 005
    - 006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25 [Nos. 220(4 or 5), 224, 226-228, cf. 229]
大明度經卷第一

南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

行品第一
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遊於王舍國其鷄山，與大比丘眾不可計，弟子善業第一；及大眾菩薩無央數，敬首為上首。是時十五齋日月滿，佛請賢者善業：「此眾菩薩集會，樂汝說菩薩大士明度無極。欲行大道，當由此始(師云：請之以法，不以飲食也)。」
於是秋露子念：「此賢者說明度道，自己力所？乘佛聖恩乎？」
善業知其意而答曰：「敢佛弟子所說，皆乘如來大士之作。所以者何？從佛說法，故有法學賢者子、賢者女，得法意以為證(法學，學法也，解空、不願、無想、寂定，謂之得法意。漏盡結解得道，謂之證。由言證已，當還本無矣)。其為證者，所說、所誨、所言，一切如法無諍(所說者，解說經義也。所誨者，教誨人也。言者，廣陳法言也)。所以者何？如來說法，為斯樂者。族姓子傳相教，如經意，無所諍(如，如人本也。來，所由來也。人本空無，泥曰同躰也。佛得三法，空三界，願想滅矣。《安般》曰：還為何等？還五陰知見滅處，故曰如來矣。佛說淨法，但為樂斯本無寂法，法施也)。」
善業言：「如世尊教，樂說菩薩明度無極，欲行大道當由此始。夫體道為菩薩是空虛也，斯道為菩薩亦空虛也(師云：菩薩心履踐大道，欲為體道，心為道俱無形，故言空虛也。斯道者，謂空、不願、無想也)。何等法貌為菩薩者？不見佛法有法，為菩薩也(於佛經法，不見五陰、六衰、十二緣起有，菩薩也)。吾於斯道，無見無得。其如菩薩不可見，明度無極亦不可見。彼不可見，何有菩薩當說明度無極？若如是說，菩薩意志不移不捨、不驚不怛，不以恐受、不疲不息，不惡難此微妙明度，與之相應而以發行，則是可謂隨教者也(不移，不退轉也。不捨，不廢大志也。驚怪，怛熱也。不驚怪，必深法心中，不滿熱嫌其為苦也，必歡喜受此法，不以恐迫，故受此法強學之也以。不為疲，不以為勞也。不息者，不懈也)。
又菩薩大士行明度無極，當學受此。如受此者，不當念：『是我知道意。』所以者何？是意非意，淨意光明。」
賢者秋露子曰：「云何有是意而意非意？」
善業曰：「若非意者，為有為無(師云：當學知是非意，以知非意無復想捨，即為意淨。光明者，無復塵冥矣也)？彼可得耶(彼，彼意也。可得意處不乎)？」

曰：「不可也(言不可者，不可言無，亦不可得處也)。」
善業曰：「如非意，有與無不可得，不可得不可明，其合此相應者，豈有是意意非意哉？」
曰：「如是者，何謂非意？」
善業曰：「謂其無為(有為者，謂生死之心，陰自起念捨。一念一至，無不為己。非意者，無復有此生死想，故曰無也)，無雜念也(雜念者，想且在經，且在五陰，意不一定，謂之雜念也。已如空定，不起五陰，為無雜念也)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佛稱賢者說山澤行實為第一。菩薩受此無上正真之道(善業意解微妙，常善於山澤空淨之行，故為佛所稱)，不退轉(菩薩受此意不轉，謂菩薩得住第七地也)，觀而不休，明度無極當以知此(觀而不休，謂惟此經，意不疲倦也)。欲學弟子地，當聞是經擇取奉持(弟子趣欲空、不願、無想，得泥洹已，不望知佛權道大悲也)；欲學緣一覺地(緣一覺者，望欲得佛慈悲不著，不密於善權也)、若學佛地，當聞是經(學佛地者，弘慈普濟，不中道取證矣)擇取奉持。所以者何？是明度道說法甚廣，是為菩薩大士所學(善權十力無畏佛法度人，欲一切知言，是經廣大，在三學者自擇取也)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吾以為菩薩者，其不可見，名亦不可得(師云：菩薩與名皆空，當以何為之說明度經也)，又所匡政，皆不可見、不可得者，當何為菩薩說法(欲以道匡政天下著欲之徒，使其無為邪見之行也)？如是，世尊！所疑有著，吾與物也斯不可得(一切所疑，謂有吾身與萬物也)，貲貨費耗皆非有得(吾與萬物皆非已有，難可常保也)，但以名為菩薩。至于佛，亦名也。然不住不住(佛與菩薩在世間但名耳，其法意非住也，不住者以權著也)，所以者何？名不可得。是故名者，非住非不住(名者猶水中月像也)。若為菩薩說深明度意，不移不捨、不疲不息、不有惡難，不驚不怛、不以恐受，以體解而性入(性與道俱，如合符契也)，是為住不退轉，應於無處，當以知此。又妙世尊(師云：妙者，此經義甚深妙也)！菩薩修行明度無極，不以色住(不倚此色身住也)，於痛想行不以識住(不以名身住也)。所以者何？若止於色，為造色行(是為甫始主作生無身業也)，止痛想行，為造識(斯又甫欲與造邪識之行，始眾生矣)，非為應受(非如法受也)。明度無極不造行，為應受(識不造色行，是為應受明度矣)。受此，其不具足明度無極，終不得一切知(於斯經中有邪想行如毛髮，謂之不具，終不得作佛也)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菩薩何行而受明度？」
善業曰：「以不取色(取，着也，不着於色也)，不取痛想行識。所以者何？色無彼受，痛想行識無有彼受。若此色無彼受為非色，痛想行識無有彼受為非識。明度之道無有彼受。所以者何？吾受如取影無所得，是為明度無極之行也，是名曰菩薩大士諸法無受之定(我於世間所受如夢如影，影為無所得也)。場廣趣大而無有量，一切弟子、諸緣

一覺所不能持也(教順之場極廣，所趣之道極大，四等弘普，周遍無極，畢央濟眾苦痛，難忍甘心，進擢志大，不權弟子若佛所不能究竟，曰不能持矣)。又一切知亦無彼受(師云：一切知，佛也，唯佛得無不知)。所以者何？無想見故。若想見者，終不得此。為若異學先泥之信，不得一切知。彼先泥信解道，學度入慧，亦不取色，不取痛想行識，不從色見慧——不內色見慧、不外色見慧、不內外色見慧、不以異色見慧——於痛想行如上說不從識，不以內外異識見慧。如是究暢，從信解得道地，法意作量以為脫便，無受無獲(無受，不復受五盛陰想。無獲，無復罪福。故言無所獲矣)，已受解，得度滅(已受解者，謂八正道及正解正智，為意已受，無復思想，為已得應義也)，明度不為智想。如是，世尊！雖菩薩於是道不取色痛想行識，亦不中道滅度，而具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佛十八不絕之法也(菩薩得明度意見空，甫修佛事，以其力、無畏、十八法，成相好，嚴佛剎，不違本願，欲度十方，不中道滅度也)。又菩薩大士行明度無極，當以觀此何等是智慧？何所為明度？何以明諸法無所從得(師云：不從內色外色內外痛想行見惠，是為無所從得也)？是故謂之明度無極。如是觀省察思惟，不驚不怛、不移不疲，如是菩薩為不中休，明度無極以知此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何故菩薩知已休止？為如於色休色本性，於痛想行休識本性，明度無極休識本性(色之本性，着復著、起復起，五陰悉爾。菩薩於五陰休其本性，不着起也)，明度無極休智本性？」

善業曰：「如是，賢者！其於色也，休色自然(菩薩學明度，本心欲分別知望得惠，當休是欲知望之想，無所復起也)，於痛想行休識自然，明度無極休識自然。明度無極休智自然，行此道者於智休止，智之自然者休矣(於五陰中皆休，其自起不復起矣)。相休止，相之自然者休矣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其學此者，必出一切智(行此道者，休其欲之心，即知心自起者皆休止也)。」

善業曰：「然菩薩學此，出一切知。所以者何？其於諸法無出無生。如是學故，逮得佛坐(學如此者，必從生死之出，成佛一切知矣)。又妙賢者，菩薩履行明度無極，若行色為想行——若行色占 為想行，若行色不占 為想行，若行色興為想行，若行色敗為想行，若行色滅為想行，若行色思為想行，若行色空為想行，若行色非身為想行——痛想行識如上說，皆為想行。若識有是吾當行欲得，行設有是如是行，如是惟為惟行(師云：說色如此，痛想行識亦如色說也)。此道為是菩薩大士，為行得想之行，無善權方便，以為休於明度無極(此上章皆為三界生死，不合明度大智之道也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菩薩何行為無想無得行，有善權方便而不休於明度無極？」

答曰：「不行色——不行色占 ，不行色興，不行色敗，不行色滅，不行色想，不行色空，不行色非——身痛想行識如上說，不有是(師云：不以有識知有此想也)吾當得行是行。不有是此行，惟為行此道。如是行菩薩大士，為無想無得行，為有善權方便而不休於明度無極(不以識知有此相應於明度無極也。右此章所說無想無得之行也)。又菩薩大士行明度無極，於此不近，為不行不近行(師云：菩薩於此五陰，念無所依近，為不行者，謂無所行也)。不行不近(菩薩意，不近行亦不行不近，以為真)亦不行(亦不行如此也)，斯不否行，斯不近行，斯不近不行，斯亦不近於行，不行於不近，於不行不否行於不近(如此上謂意上事，亦不離此上意矣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何故不近？」

善業曰：「如諸法無所近、無從度，是名菩薩大士(不著行亦不斷，行者為生死，斷為泥洹，能護此兩意，是名為特曉明度善權也)。一切諸法無度之定(如十二因緣皆空，如無想可近者，不着不縛，故無得道也)，場曠趍大而無有量，一切弟子，諸緣一覺所不能持。行斯定者，疾得無上正真之道，為無不覺，乘佛聖旨 。」

善業曰：「是菩薩大士受拜於往昔如來至真等正佛者，乃行斯定。彼受無見，無見為定，其於定者不知吾受之(師云：菩薩於定不作思想也)、吾已定、吾依定也。彼於是中一切不明(不以意分明之也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云何菩薩為昔如來所說拜當得佛者？彼能見定，是定者乎(彼謂以得拜家，寧能自見意定，為以定耶)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所以者何？如彼族姓子(學此經人為善男子是也)行明度無極者，為非不想。所以者何？無所明故(無所別知故也)。是以定者，非想(非想，非五陰想也)非不想(有三十七品三活想，無世俗想也)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業！說山澤行為第一辯，菩薩大士當以學此，如此為學明度無極(辯智之決者，問來即答，事皆明真矣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佛以如此學，學智慧道者，是為學何法？」

佛言：「如此學者，是菩薩為無所法學。何以故？是法不有知明，如凡愚人專著者也(師云，知之明之即為專着也)。」

曰：「當何用明知此法(為學者問：欲得佛者何用明知此)？」佛言：「當如不明。無所明知，明之謂也(無所明定是為定也)，凡愚人以專著者欲明，故為不明。由不明，礙兩際(不出生死、不解清淨，是為兩際也)，不知不見不明諦法(諦，四諦矣，意着二際，不知欲苦，不見習證，不明有盡，不達淨道，故曰不明也)，而欲於法(不獲無想定故想，欲想得之。了本曰：行福福識生，夫欲於道而不獲定者，世世受福，得佛之望耶)，從法思欲，專著名色。以專著故，而不知此無所用聰明之法，已不知見亦不思惟，不觀不省，故墮愚數，便無有信不解不用，是故謂之凡愚專著(從法，法，心法也，痛想行識謂之名，地水火風謂之色。從欲之徒，專着五陰，心馳三

界，佪流生死，不能拔邪穢之根。《 法句》曰：心為法本，禍福由心行，殃殃罪罪識生，五陰所弊，故不睹無念法也。無念法也，無所由聰明之法者，獲無想之定，善惡不同，十二因緣滅諸根都寂，厭生死，神還休。《 人本純真經》曰：心入泥洹，從本寂又寂。不解四非常，守意志着空，斯空想天之類矣。由還生死，受苦無數。《 慧印經》曰：如令泥洹為常住法，大哀四等還為蠕動。謂其不能空空、入泥洹處本寂者也) 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計如此學菩薩大士，不學一切智(不起想求眾智矣) 。」
佛言：「然！如此學，不學一切智。如是曉了，乃為學一切智(曉了者，謂不着不斷、不起不滅耶) ，能出一切法(謂十二部經法) 。」
善業白言：「如世尊言：『是為幻人學一切智。』已學一切智乃出諸法，如直言之，當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吾因是以問汝，所安便說(師言：所安便說，如言旦說汝所知也) 。」
對曰：「甚善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幻與色異乎？」
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「幻與痛想行識，為有異乎？」
「不也，世尊(云何知想在此經者，及行同此法者，意處是經者，盛陰已滅者，持生死五陰成菩薩道者，皆云何也) ！色猶幻，痛想行識猶為幻。」
「云何，善業！明是中想知立行五陰而為菩薩？」
對曰：「菩薩學如幻人，是中持如幻者即五陰。所以者何？如佛說識如幻(善業說往者所聞佛語，引以喻義也) 。若此識，六根亦然。何者？意幻為三界耳。如三界，即六根、即五陰。」
秋露子言：「菩薩聞是，得無懈怠？」
佛言：「設為惡友所制，必持懈怠; 若得善友，終不懈也(若識如幻者，六根亦復如幻，意所幻化，令有三界耳) 。」
善業白佛：「何以知菩薩惡友？」
佛言：「其不慕樂明度無極，欲棄捨若形相愚占 文飾，違此深智(師云：愚者已想，取文飾占 者想取也) 更說經道，當知是為菩薩惡友(善人好明度而違退之，更為說異道經，是為惡友也) 。」
曰：「何是善友？」
佛言：「未起明度無極者，即勸使學，教誨之令入斯道，為現邪行說邪之害，是邪行，是邪害，使遠離此，當知是為菩薩大士弘誓之鎧善友者也(弘誓者，菩薩自誓，忍世眾苦，必於得佛，極濟眾生，滅十二因緣，還乎本無。鎧者，德其行高，見罪常由，壯士以鎧障身全命，勢成勝敵終始無畏。菩薩內淨視明，以八直之行與邪意戰，破壞五賊，高願取佛，不能沮，遂成世尊，故曰法鎧也) 。」
又問：「呼道人為菩薩，其句義為奈何？」

佛言：「所謂菩薩者，一切諸法學無罣礙，已學無礙能出諸法，故謂菩薩。」
「大士者，其義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大士者，能聚大眾為之合家，是故為大士也(菩薩能於三界為大尊貴，若金輪王合聚大眾，化之以德，身棄國位為沙門，導之以大道，示眾欲惡，故曰大士)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吾亦樂其為大士者，於見身、見性、見命、見人、見丈夫見，有見、無見，斷滅見、常在為，斷大見。何者？為說上(師云：六十二見為一見潤耳)法，度諸見潤，是故為大士(法，佛法。以佛法度六十二見及欲癡之四潤，故曰度也)。」
善業曰：「夫大士者，如一切知意，無齊同志於弟子、緣一覺(如佛意不與弟子各佛齊同也)，在彼無著。所以者何？悉知意，質直無漏(在彼者，在生死也)，無受無滅(無受者，不受五陰也。無滅者，不捨生死求滅之想也)，以悉知意大照菩薩，是故為大士(能持明度教照菩薩也)。」
秋露子曰問：「何故菩薩大士亦彼悉知而意不著？」
善業曰：「以無意故，於彼悉知而無所著。」
賢者滿慈子言：「吾亦樂其為大士者，揖人昇於大乘而有弘誓之鎧，是為大士(師云：能以經法揖天人，使昇佛大乘之道也)。」
善業白佛：「何謂弘誓之鎧？」
佛言：「菩薩束已自誓：『吾當滅度無央數人，已度無量無數人民皆得泥洹，知其無法得滅度也。』所以者何？意法如是。譬如幻師與幻弟子，於四衢道化作人眾，以為化人而斬其首。汝知云何，彼有所殺？有死者乎？」
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「如是，善業！度無數人，為無有人得滅度也。菩薩聞是，不驚不怛，不以恐受，不移不捨不疲而無慘悴，是為有弘誓鎧，能昇大乘，當以知此。」
滿慈子曰：「吾省佛言，如我所得，當知是義為無帶甲。所以者何？如佛告善業：『無造佛一切法，無作成諸法者，亦無造眾生者，如是義者無弘誓鎧。』」
善業曰：「無所束帶，菩薩大士為無弘誓。所以者何？色痛想行識，不著不縛不解故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何如為色痛想行識，而云不著不縛不解？」
善業曰：「色如幻人故，不著不縛不解。痛想行識為如幻人，不著不縛不解。無有之色，不著不縛不解。無有之痛想行識，不著不縛不解。五陰如是，諸法亦然。是故菩薩所為誓者，無有誓也(師云，一切人自然，無有作者，是為生死亦空，道法亦空。如空者，無有從生死中來得佛者，佛空法空故，無有出滅諸法者，一切人本空故，亦無有造作眾生者也)。」

善業問：「焉知菩薩正昇大乘(師云：大乘，大道也)？何謂大乘？何乘發住(乘發何住)？孰建大乘？斯乘何出？」
佛言：「大乘之為乘者，為無量乘，為眾生之無量也(菩薩法意廣大，興載無量也)。所以者何？人種無量，菩薩為之生大悲意，以斯大乘，住奏三界聖一切知，乃建大乘。乘無從出。所以者何？有生有出則為二法。若不起不致，於諸法不得者，是為無所生、無從出。」
善業曰：「大哉斯乘，為天人質諒，王諸世間，出上善業。乘與空等，弘裕若空，苞容眾生無有量數(上善者，普明也)，恒以虛閑濟人無極，而為遍宣，故為大乘。不見其反亦不見出(佛常以虛心，閑暇無事群生來者，不逆其志，大士亦當學斯矣)。如此乘者，不從始得，不從終得，亦不中得(不從初知意得，亦不從中間及終意得也)，於三塗等，故為大乘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善業！以能行此乘故，謂之菩薩大士(過去當來現在意等耳)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佛請賢者說明度無極，而道大乘者，有檀知耶(師云：佛本請卿令說明度無極耳：而及說大乘事：宜及知此耶：秋露子為不知家問，宜知是也)？」
善業白佛：「吾說明度無極，得無過乎？」
佛言：「不也，適得其中。」
善業言：「菩薩大士，不於始近、不於終近亦不中近(不始意近道，不終不近也，無去來今三塗想矣)，色無際道無際、痛想行識道俱無際，是故菩薩無近無得、無知無明(色所以無邊無極者，色之性本空故)。色，菩薩不知不明不致不得，痛想行識亦如是(色與菩薩於是無有，知想小，無有明也。了想不解，意在其中，無可得大智，與明同義，與得亦同義)，都一切，於一切(都一切，謂菩薩心也。於一切。謂生死治法與道法也)無知無明、無致無得，當為何菩薩說明度無極？尚不見菩薩，何用見明度無極？菩薩者但名耳，猶我為我，無可專著。我者空虛，不可審明。我不可明，道何可知？如是諸法無有專着。何等為色？色無生牢固。何等為痛想行識？識無生無牢固。諸法無生無有牢固，彼無專固者，不是法不非，了本無主，當為說是處無知亦無異處，可得菩薩行道也(生死亦無處所也)。如是，世尊！其聞是言，不驚不怛，不捨不疲，不有慘悴。如此知行，是菩薩為能惟明度無極。所以者何？行此經時，以如是法孰觀斯道，是時為不近色。不近色者，不見滅也。所以者何？於自然色而不起為非色，若色費耗亦非色，來無興衰我者。此為無二事。如為之色是我，即由是為我色，是為造計。痛想行識如法觀時，為不近識，於自然識而不起為非識，若識

費耗亦非識，來亦無興衰我者，此為無二事。如謂之識是我，即由是為我識，彼為造計者(師云：觀明度為不起色，故言不近也)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吾省是語，於義菩薩為無所起。若無起者，何故菩薩行艱難行，為眾生更苦無量？」
善業曰：「吾不樂菩薩艱難行。而大士者無艱難想，以行道也。所以者何？行艱難苦想者，不能為無量人民建大利也(師云：此弟子行疲，厭生死，莫能導利一切人，使得泥洹也)，是以當為安隱易行之想(當為安隱，不當為苦勞艱難想也)，為眾生建若母想、父想、昆弟想、姊妹想、子想、女想，當生是想行菩薩道，於一切人為己親想，以是想將導之(行菩薩道者，一切如視五親也。但欲安隱導利。非有癡貪戀之想)。見眾生為若己(當念一切若己身)，都一切於身，不明是外內(菩薩都一切持心，於一切天下不分別，親者為內，疎者為外矣也)，為生法想，斯一切為吾子。菩薩當度此無量苦性，不有怒意(法想者，善權大悲也)。若被形截，心無鬱毒，終不為苦想也。如賢者言：『菩薩無起。』以其無起，故為菩薩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云何菩薩而無起者，於道人法？於一切知？一切知法亦持無起(一切知法，佛諸經法也)？」
善業曰：「然！於佛法都無所起。」
問曰：「在佛法而無起者，其於凡人及凡人法，亦將無起？」答曰：「然！於凡人法亦無所起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如是菩薩於道人法，從一切智至凡人法皆無起者，是為不近不起得一切智耶(凡人法者，謂生死法也。皆無起者，想寂然也。近，持將也。起，生者念也)？」
善業曰：「不起之法，無欲得要也。不起之念，亦非有法(不起之法，無有望欲得之想也)可擇取也。有得佛者，我以為諍(無有二法當捨法。善業曰：諸法皆空，無作無得。今言此取是也。有生死、有得佛者，斯謂以法意諍)。」
曰：「是如何，當從未生法擇已生法乎(擇，取道也)？生死法至？生法至乎(生死之法至道乎？當生有法至道乎？問辭也)？」
答曰：「云何生法不生而不生法生耶(善業欲解其難，故先詰之言：生死之法不起耶，泥洹之法復生)？」
秋露子曰：「不生法者，不起法也。樂不起法之語耶？樂起語也。如賢者樂必不起之不要。」
善業曰：「如是，當樂不起不要。賢者所樂，吾亦樂說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如善業為法都講，最不可及。所以者何？在所問，如應答。法意不搖，其言皆妙。」
答曰：「是法意也。佛諸弟子所問應答，意不搖者，於一切所猗故也(善業於此清淨法中為都講，秋露子於無比法中為都講)。」

秋露子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是為上辯。何謂菩薩諸法無猗？」
答曰：「是明度無極，即為菩薩諸法無猗(意常清淨，不在生死諸猗也)。」
曰：「不一切乘是經，唯諸法無猗耶？」
曰：「悉乘明度無極，故為諸法無所猗(問言：不復諷誦承事行此，此但當守一，不猗生死而已耶)。菩薩於是無方石山處(菩薩所行時雖坐方石，不念此石安好可長坐也。昔比丘披拘連樹下四十歲不知樹名者，用無猗意在樹也)，而以默取諸法之要。如無取焉，是為行諸法而無猗行也(默者定也，以定意學諸要，如無去就之想也)。若為菩薩說是奧知，不疑不望而能深解，是謂知行者已為不休如是念矣(不疑不疑，深法也。不望不於道行之淨而污其意，有所希望也。不休其意，於道無彈指之間廢息耳)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若不休此行，為休是念。若休是念，為不休此。如其念行而不休者，是謂常行等、念等也(師云：休，止也。等，平等也。若精進於此行者，以為止生死念，若止五陰，斯為精進行法是也。大士之行，道與生死等，生死與道等，其法俱空，故曰等也。等行者，不捨眾生疾取本淨也。忍生死苦而以大道導利之，令佛道不絕也)。已念等、行等者，則一切人必常有紹此行而得為開士者(紹，續也)。如是，眾生亦將不休此念此行(眾生亦得此法意也)。所以者何？人不當廢是念也(人不當休廢道念也)。」
善業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賢者勸助，為說是致要語。如賢者言，行等、念等助一切人不廢此行。夫眾生自然，念亦自然，當以知此。眾生恢廓，念恢廓，當以知此。眾生之不正覺，而念不正覺，行亦不正覺，當以知此。如是行念，吾樂菩薩思惟念此行(眾生靈空恢廓，廣大無邊，故可導利昇此大道。一切人不能正覺，當以正覺開寤之也)。」◎
明度經卷第一

大明度經卷第二

南吳月支國居士支謙於涼州譯

天帝釋問品
持品
功德品
變謀明慧品

天帝釋問品第二

爾時，帝釋與四萬天子，四天王與二萬天子，梵眾天與萬天子，梵輔天與五千天子，俱皆來會坐。諸天子宿命功德光耀巍巍，持佛神力明徹照。釋問善業言：「是諸天子大會，欲聽說智度無極。云何闓士大士於大明中立乎？」
善業曰：「諸天子！樂聞者，聽我說。因持佛力，廣說智度。何天子未求闓士道者，今皆當求。以得溝港道者，不可復得闓士道士。何以故？閉生死道已。正使是輩求者，我代其喜，不斷功德也。悉欲使取經中極尊法，使上至佛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勸樂闓士學乃爾乎？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我當報恩，終不敢違之。所以然者，往昔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，皆與弟子為諸闓士說智度，如來時亦在中學斯經妙行，今自致作佛。用是故，當報恩。我作是說法，闓士受之，我勸樂。勸樂以大道，疾令作佛。釋欲所聞者，聽所問矣。」
問曰：「闓士云何立智度中乎？」
答曰：「持空法，立如是。」
釋問：「闓士大士以影弘誓大乘，所至奏五陰，不當於中住。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至於佛，不當於中住。五陰無常，不當於中住。於苦樂好醜，是我所、非我所，不當於中住。溝港道不動成就，不當於中住。何以故？七死七生便度去。頻來道不動成就，不當於中住。何以故？一死一生便度去。不還道不動成就，不當於中住。何以故？於上滅度。應儀道不動成就，不當於中住。何以故？應儀道成已，便盡於滅度中而滅訖。緣一覺道不動成就，不當於中住。何以故？不能逮佛道便滅訖。是故不當於中住。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，用無量人故作功德，我皆當令滅訖，正於佛中住。佛所作皆究竟已乃滅訖，亦不當於中住。」秋露子問：「設使闓士大士不當住五陰、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上至佛，當云何住？」善業言：「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有住處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何以故？佛無所住，亦不在動搖不動搖處住，亦不不住，亦無無住，一切無是如如來住。當作是住，不當住不住，亦不當住無住。當作是住，學無所住矣。」
爾時諸天子心念：「諸鬼神所語，悉可了知。今是尊者善業所說經道，了不可知。」
善業知其心所念，語諸天子：「是經難了難了。所以者何？我所道說所教起，都為空矣。以斯故難聞，聞而難了。」
諸天子心復作是念：「是語當解當解。今尊者善業深入於法身。」
即告諸天子：「設使欲索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無上正真道，若於其道中住，皆當學明度，當持守。」
諸天子心復念：「所說乃爾。當復於何處更索經師？」
又告諸天子：「欲知我所說法者，如幻人，無所聞、無所行。」
諸天問：「今在是聞法者，是人為非幻乎？」
善業言：「人如幻，幻如人。如求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正真道，人如幻，幻如佛道。」
諸天子復問：「乃至佛亦復如幻如人乎？」
曰：「乃至滅度亦如幻如人。」
諸天子言：「滅度亦復如幻如人乎？」
曰：「設使有法過於滅度者，亦復如幻如人矣。」
善業告諸天子：「是幻、是人、泥洹，皆空，俱無所有。」
尊者秋露子、滿祝子問：「說明無度如是者，誰能持奉行之？」
答曰：「賢者！不退轉闓士大士能持奉行之，其應儀等，無能受持者。所以者何？我所說法，為無所說亦無所處法，已無所處法，已無所囑累法，以是故亦無能受持者。」
釋心念：「尊者善業雨法寶，我寧可化作花以散其上。」便化作甘香花以散佛及善業、諸比丘上，花至其膝。
善業即知言：「是華不出於忉利天上，釋所散花，出於幻耳。」
釋言：「是花非從樹出。如賢者善業所可說，斯事本寂，自幻樹出矣。」
釋言：「是花從幻樹出也。不從樹出者為非是，非是者為非花。」
釋言：「明度甚深微妙。」
答曰：「然！所以者何？無所逮得亦無所說。」
釋言：「尊者處深微妙明度，於法不諍處無所有，於法無所動。」
答曰：「然！法非動法，當作是學。如是學，不學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道。作是學者，為學一切智，出於諸法，為不生五陰。學受身行，不學受餘法。」
秋露子問：「如是為不學受一切智乎？不學亡失、不學受他法乎？」

答曰：「然！是為學一切智，出於諸法。」
釋聞法，便問秋露子：「當云何於其中求？」
報言：「於善業明度品中求。」
釋問：「善業持何威神恩當學知？」
報言：「持如來威神恩知。釋所問：『明度闍士大士當云何求？』不可從五陰求，不可離之求。何以故？明度非五陰？亦不離之、不起之，為無所著、無出無倚，無倚是明度矣。」
釋言：「大士為大明無邊無底？」
報言：「五陰皆無邊，以是故當知法無邊，人無底，當知法無底。身與作復作，用是故當知之，與大明等無異，無中邊亦無本端，不可限量，一切不可得。以是故明度無邊無底，不可計計為多。」
釋問：「人云何無底？」
善業言：「云何於釋意，何所法中名為人？於法中不見有名為人者。何以故？不見有所從來處。所以者何？人本未皆空，無所有故。設使有來者、有住止者，但名耳。何以故？於名字中學，有所有不？」
曰：「不也。」
善業曰：「用名字無所有故，無作我者，是故人無底。正使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壽如恒沙劫，口說名人、人復人，寧有生滅者不？」
釋言：「一切無生滅者。」
善業言：「所以者何？用一切人淨故。無所起，名非名不可得，是故人無底。明度無極名無底，當作是知。」

持品第三

爾時，諸天無央數同時三歎曰：「嗚經乎，嗚經乎！是尊者善業所說道深矣。斯大明弘義，如如來所由出矣。有聞者學之誦之，我敬視之如如來。」
佛告諸天子：「誠然！昔錠光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時有宮，宮中有是經，我時持之。錠光佛受我決言：『若後當為人中持，悉逮佛智，作佛，名能儒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，三界最尊，安定於法中極明，號曰天中天。』」
諸天子白佛言：「少有及者天中天！有持大明者，為受一切智矣。」
時佛在眾中央坐，佛告除饉眾、除饉女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：「今是四部為證，愛欲天、梵天、無結愛天皆知。」

佛告釋言：「高士學斯定，持誦其文，眾邪不得其便令橫死也。忉利諸天子求佛道者，未學誦獲其奧者，是輩天子皆往到是學持誦者所。若於空閑避隈處，亦不恐不怖也。」四天王、釋、梵及諸天子等，各白佛言：「我當護是學持誦者。」
釋復白佛言：「難及天中天！是明度學者，心無動搖，悉受六度已。」
佛言：「然！善聽我說，上中下言皆善。」
釋言：「受教。」
佛言：「我經中有欲害亂者，起惡意往，未至道亡，後所作終不成。何以故？用是高士學是經故。譬若有藥其名神丹，有蛇索食道逢虫物，蛇欲噉虫。即到神丹藥所，蛇聞藥香即還去。何以故？是藥力所却。如是，是輩高士，其欲害者便自止還，是明度威神力所厭伏也。」
佛言：「設有亂者，便於彼間自壞不成，四天王皆護。入經如行者，自在所為所語如甘露，言重成道。瞋恚貢高諸惡不生，四天王護之。所以然者？學明度故。心自生念：『有諍起者不可近，我求索佛道義，不可隨是瞋恚語，使我疾逮好心。』斯高士所作，悉見善像。」
釋白佛言：「難勝天中天！乃過諸惡，無與等者。」
佛言釋：「是輩人或當過劇難之中，終不恐，無能害者。善士當誦惟斯定，政使死至，若怨在中欲共害者，如佛所語，終不橫死，若兵刃向者不中其身。所以然者，斯定，諸佛神呪，呪中之王矣。學是呪者，不自念惡、不念人惡，都無惡念，是為人中之雄，自致作佛，為護眾生。夫學斯行者疾成佛道，是經書，已雖不學誦者，當持其卷，人鬼凶毒不能害矣，宿命重殃唯斯不除。譬如得佛處，若人若鬼神禽獸從一面入，無能害者。何以故？用得佛處故。其威神，護過去現在當來索佛道者，皆當於中得佛道，人入其處不恐無畏。明度所止，天人鬼龍皆為作禮恭敬護視，用經德尊故。」
釋白佛言：「若有書持經卷，承事供養天寶名華、栴檀珍琦香、繒蓋幡，若有持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舍利起塔，自歸作禮，承事供養天寶花香具足如上，其福孰多？」佛言：「我問若，隨所樂報。云何是如來一切智？成是身出現於世，從何義得？」
對曰：「從明度義得。」
佛言：「不用是身舍利得佛也，乃從一切智生得佛身。我滅度後，舍利供養如故。若善人書是經，學持諷誦自歸作禮，承事供養具足如前，則為供養一切智已，從是經中得功德無比。」
復白佛言：「閻浮提人民不供養者，為不知是福尊無比耶？」
佛言：「有幾所人信佛、信經、信比丘僧？」

釋言：「信者少耳，及求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至求佛者，復少矣。」
佛言：「無量人行求佛道，至於在不退轉地立者，若一若兩耳。學是法，會成佛，當為作禮承事恭敬。何以故？用曉佛法，世少有故。過去如來求佛道者皆從是成，我時亦在中。如來滅度後取舍利起七寶塔，盡形壽自歸作禮承事供養，天寶花香具悉如前，滿四天下，若三千大千國土眾生悉得人道，各作七寶塔，以妓樂樂之。復過是如恒邊沙佛剎，人人起七寶塔供養，劫復劫，都是欲界中諸妓樂花香繒蓋皆具如上，所說其福德益多不？」
對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書持經卷自歸護定福多無量。何以故？從中出如來一切智故。」
佛言：「百倍恒邊沙佛剎人皆起七寶塔，不在計中。如是千萬億無數倍，不在明度淨定計中。」
爾時，四萬天子與釋俱來大會，諸天子啟釋言：「尊者！當取誦是經。」
佛言：「當學、當持、當誦。釋！若質諒神興兵欲與忉利天戰，其念誦是經，質諒神眾即去。」
釋言：「大尊呪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然！天輩！過去當來今現在十方諸佛，皆起是呪，自致作佛，出十誠功德。開士大士從中生，佛未出於世時，闓士悉出說，照明四棄四，拔苦四事，空五通。譬如月盛滿時，從空中出照明於星。闓士求功德盛滿如是，皆從權德大明中出。當作是知，學持誦是經，為至德悉具足。」
佛言：「其人終不為邪毒水火兵刃王法所橫死。何以故？是明度所擁護。若復有餘事起，若至王所及太子傍臣所，與之相見輒歡喜言笑。所以然者？以其普慈等濟恕惠群生潤功無量用，是故見者悉起立。」
爾時有異道人，遙見佛大會，欲壞亂坐眾，疾至佛所。釋作是念：「當云何盡我壽在佛邊受誦是法？」即從佛聞受誦。彼異道人遙遠繞天中天一匝，從彼間道徑去。
秋露子念：「是中云何異道人從彼間道徑去？」
心念是，佛即知：「秋露子！釋念明度。異道人無善意來故，弊邪念：『佛與四部弟子共坐，愛欲天、梵天諸天子悉復在中，會無異人，闓士大士受決者會，當為人中之將，自致作佛。我當往亂之。』是弊邪乘一轅之車，駕馬四匹，稍至佛所。釋作是念：『弊邪所乘，非國王瓶沙、非波斯匿、非釋種、非維耶利四馬車，皆不

類之，正是弊邪所作也。邪常晝夜索佛短，亂世人。能常持心究竟明度，邪便道還。』」
忉利迦翼天子持天花在空中立，便散佛上，四面散而尊嘆曰：「究竟道原，明度之謂也。閻浮提人民乃得聞見。」
復持雜華四散佛上，曰：「其有求者、守者，終不為邪眾所害也。是輩人民福德弘大，何況乃學持諷誦用是法住。其人前世已得見佛，淨心供養。欲一切知，得一切智寶，當從明度索之。」
佛言：「然！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無舉名布施、重戒、忍辱、精進、棄定，但舉明度名。何以故？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明度於度中最尊。云何，阿難！不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智者，當緣為六度無極一切知乎？」
阿難言：「唯然，天中天！不行六行，不為六度，誠非大明度無極，一切知之明矣。」
佛言：「然！大明最尊。譬如地，種散其中，同時出生，眾生得命。如是，阿難！明度如地，五度如種，從中生成。」
釋白佛言：「如來所說善士學持誦明度者功德未竟。」
佛語釋：「我不說是功德未竟，我自說書持經卷，承事作禮，花香名寶雜繒蓋幡功德者耳。」
釋白言：「我身護視是人。」
佛語釋：「誦明度者，有若干千天到是經師。聽經不解義者欲問所疑，用慈於經中，即自曉了。是人作功德，悉自見知。若於四部弟子中說經時，其心無所難，若形試者終不畏。何以故？明度所護，凶試者去。」
佛言：「我不見人當明度者，人亦不見明度、明度所厭也。無有輕者，心不恐怖，無所畏。父母重之，沙門哀之，諸親賢友愛之。或惡事來，持忠正法為解之。是善士所作功德，悉自見心，當作是知。十方無數佛國，諸天、人、鬼、龍、質諒神、執樂神、胸臆行神、似人形神，皆至經師所，問訊聽受，作禮致敬，繞畢各去。斯行德使然。四天大王、忉利天、鹽天、兜術天、不驕樂天、化應聲天，梵天、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、水行天、水微天、無量水天、水音天、約淨天、遍淨天、淨明天、守妙天、玄妙天、福德天、德純天、近際天、快見天、無結愛天上諸天子，皆往問訊，聽受作禮，繞竟各去。諸無結愛天尚悉來下在諸天中，何況是三千大千國土諸愛欲、無色天子耶。彼所處，常完堅，無嬈者。除宿不請，餘不能動。其功德悉受。是時諸天來，當知之。」
釋言：「云何知？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是善士女歡喜時知，來已當避，去聞鬼神香。或龍鬼神蛇軀神來到，聞鬼神香，以為曾 知，已當避去。當淨身體，用清淨故鬼神皆大歡喜。小天見大天來便避去。尊天威神巍巍其光重明，稍安徐往。尊天入至經所，是善士女則踊躍喜。所止處悉當淨住，是人病終不著身，所止處常安隱，未常有惡夢，夢中但見佛，見塔，聞明度，但見諸弟子、見極過度、見佛坐、見自然經輪、見粗欲成佛時、見諸佛得佛、見自然新經輪、見若干闓士、見六度種種解說是當作佛、見餘佛剎、見佛及尊經無與等者，某方剎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弟子眾，如來在其中說經。是輩善士夢如是，已安隱覺，身體淨潔且輕，不復思食身軟美飽。若比丘得定，自定覺，心軟，不思食，身軟美飽如是。何以故？鬼神不敢近是欲取佛者。

功德品第四

「復次，帝釋！是天下如來舍利滿中施與，有持智度無極書施與，爾取何所？」
釋言：「我取智度。何以故？我不敢不敬舍利。天中天！舍利由斯明度出，天人所尊矣。如我與諸天共坐坐，持異床。我未至，諸天子為坐作禮繞以去。是坐尊故。吾於斯受經，諸天於彼為禮。如是，天中天！明度出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之舍利，一切智從中生身。用是故，兩分中取明度。正使三千復大千國土滿中舍利為一分，明度書為二分。取書。何以故？從中出舍利供養所致。譬如負債人與國王參正，無復問者，亦無所畏。何以故？在王邊有力故也。譬如無價明月珠，有是寶者，其德無等。所著處，鬼神不得其便，不為所中。若士女持明月珠所著，鬼神即去。若中熱風寒，持明月珠著身，熱風寒皆除去。夜著，冥中即明。熱涼寒溫眾毒向已，持珠示之，諸毒即滅。如是，天中天！明月珠尊。若人目痛冥，近之即愈。其德巍巍，在著何所，便隨珠色。正使持若干種繒裹珠著水中，水故如珠色，水濁即為清。是珠德無比。」
阿難問釋：「云何獨彼有珠耶？斯土亦有乎？」
釋言：「亦有，不足言。如我所說者，異天下寶輕，不如彼德尊十百千萬億倍，若以著篋函中，其明徹出，正使出去，處明如故。天中天！一切知德至如來滅度後，是一切知舍利遍布供養如故。置是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如來舍利，正使恒邊沙佛剎滿中舍利為一分，是經為二分，我於兩分取是經。」
佛語釋：「過去如來皆從中出，自致成佛。甫當來及十方無數佛剎現在諸佛，亦從中出，為人中將，自致成。」
釋言：「一切眾生心所求，如來從明度悉了知。」

佛言：「用是故，闍士大士晝夜求明度。」
釋言：「惟求大明，不求餘度乎？」
佛言：「六度無極皆求，闍士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分諸經，不及求明度。譬如是天下種樹若干色，種種葉花實各異，其影無異，影影相類。如是五度從明度出，一切知種種相成無異。」
釋白佛言：「景明德尊，其為難等矣。天中天！」
「若有書是經，承事供養花香繒蓋幡，若復授與人，其福孰多？」
釋言：「自供養，復分人，其福太多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書經供養華香眾寶名繒蓋幡，若有書經供養，復分與人，其福無量。經師所處，轉說本淨，其福甚多。復次，一天下人皆令持十戒，置是四天下，復置小國中國、二千三千大國土，如恒沙佛剎人民皆令持十戒，其福寧多不？」
對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書持是經，分與人，使書學之，其福倍多。置上十戒，皆令作四棄四、拔苦四事、空及五通皆成得。云何，其福寧轉倍多不？」
對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書經卷，與人使書，若為讀，其福倍多。復次，學解中慧，其福甚多。」
釋白佛言：「云何學明度解中慧？」
佛言：「有當來善士，欲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，樂學明度。惡友教學末智。」
「何等為末智？」
佛言：「來世比丘，得經欲學。惡友教之五陰無常。學五陰無常，求作斯學，失大明，獲末智。」
佛言：「求者不壞五陰無常視。何以故？本無故。如斯當為景明之學，其福無度。復次，一天下人皆令得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道，皆令成就。又如恒沙佛剎人民皆求無上正真道福，不如淨定廣說義。所以然者，皆由斯定得一切知十二經德，皆由斯學成佛。無蓋佛出，即生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，并發意求佛。獲斯定者，福最尊矣。若有善願欲疾作佛，以經施之，令成大士。得斯定者，其福難盡。」
釋白佛言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極安隱，是闍士大士疾近佛。用是故，受其福轉倍多。何以故？其得是法，疾近佛坐。」
善業語釋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當作是解。闍士受淨定，疾得作佛。所作行當如淨，不得景定不得作佛。在所問。」

變謀明慧品第五

爾時，慈氏 闍士語善業：「有闍士大士代歡喜最尊分德法，雖或布施、持戒，所守分德，法尊無蓋，德被無表。」
善業言：「當從是代歡喜分德之法。何以故？十方無量佛剎，一一剎土，不可計數數滅度，以是本所起無上正真道最正覺及自致滅度處，其功德極度所致之德。諸弟子所作布施、持戒守法分德，彼德最尊，過無所著功德。都天中天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無所罣礙身、度知見身，安隱大慈，不可具計。經中所學諸功德，都計合積之，代歡喜德福尊無蓋。以斯喜行，用求無上正真道，心念言：『持是施與，我作無上正真道，當作是行。』求心以來，悉還得之。」
慈氏 語善業：「作是求以來者，不還得作是施者。」
善業言：「有不施者，當從何得？亦無所守，從何出生？若意悔還，為墮四顛倒所施與——無常謂常、苦謂樂、空謂實、無身謂有身——意悔還，所信還。持是心求佛，作是施與，作無上正真道。」
慈氏 語善業：「新學士女不當於前解慧也。何以故？其所信樂、所造德本恐亡還，當為不退轉說之。若在善友邊久者，解說之，是人不懼者也。如是代歡喜極尊。持是施與，作一切知，持是心，作是施與代歡喜，是心盡滅，無處，不可見何心作是施與，得無上正真道。何心是心？心無兩對，心無身，當作何施與乎？」
釋言：「恐新學士或怖而志還，云何作功德施與最尊代歡喜？云何以作施與得無上正真道？」
善業言：「斯土闍士大士悉具足供養諸佛，破壞眾惡，以等行如一，降伏邪黨、棄捐重擔，所有福德罪垢都寂，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度知見，所願已獲。十方無數剎土有滅訖者，所作分德其尊無上。何因？闍士不悔心想。云何不悔？心無所想。持是施與作上行者，正使是心念，自了知之，作是曹想，不悔心想，如悔所喜悔。正使心念復了知是心作，是為想悔、心悔、喜悔。正使闍士持其心，了知作，是為想覺，持何等施與？持何所心了知作是覺？持何等施與？持何所心了知是心諸法？何所法持是施與為等與？不及作是施。諸過去當來今現在佛所有功德，及弟子未得道者，天、龍、鬼神諸聞經初發心學者，都合積累代喜最尊矣。持是功德，復知是法盡滅，無處亦無法，作是施與，無想悔、無心悔、無喜悔。作是眾所不還，是為無上正真道施，與他有分德。不諦明之，不作是施與。何故？所致無所有，代喜分德亦空。闍士作此明之。諸佛所滅度者，持所施與功德，使我悉得之如一，作是知，所行作無上正真道，是所作不在想，過去所知盡滅，想無處想作念得，作是想非施與也，不作是想為施與。當作是學，闍士大士權德當於是中索之。

未得明度，不得入是法中，所持分德中，無得作是聽身識。是有德之人，有想便著，反欲苦住，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，不樂持施與，持施與見虛空。何以故？極大得滅訖視佛。有想者為礙施，是與大還，不當作是還。如來施與當諦。何以故？雜毒病故，作是施。譬作美飯雜毒著中，色好甚香無不喜者。不知飯中有毒，愚人食之歡喜飽滿，其食欲消時，必危身命矣。夫不知取施之義者，不曉將護兩礙之難，必如毒飯之說也。若高士欲施，當如往古來今諸佛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度知見所見慧身，及諸弟子於中所作功德，是所佛緣一覺施與。持是功德，都代歡喜施與，以作無上正真道。持是想施與時悔，謂之有用，是故譬若雜毒飯。如是有德之人，當作是覺知：『過去當來今現在佛，云何施與？何因成就出無上正真道？』隨如來教，持是施與，知所作功德、生時身相。經所得，了知成時，我作是代歡喜，自致佛道無過也。終不離如來法，不雜毒也。當作是施與，如戒、如定、如慧、如解脫、如度知見，慧所現身，無欲處、無色處、無空處，亦無往古來今從中來者。譬若無所有，是所施與諸法亦無所有，是為成施與中無毒也。若作異施，為行反施。唯闍士所施，是法若佛。皆更知，作是施，自致作佛。今我施已，作無上正真道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業！所作如佛。又三千大國土人，皆使念四等心，不如上施其尊無蓋也。復次三千大國人，皆作無上正真道，使如恒沙佛剎人共供養之，震越衣服、飲食、床臥、病瘦醫藥，事事具足，如恒沙劫隨恣所樂。云何，其福寧多不？」

善業言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代喜功德，福過其上。」

善業言：「功德如恒沙佛剎，不能受也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持明度者，是所施與乃從本來，福出其上。」

爾時，四天王與二萬天子以頭面著佛足，却白佛言：「弘慈普施明度德化，巍巍無蓋乃至於斯乎。何以故？學明度闍士大士所歡樂故。」

忉利天、鹽天、兜術天、不驕樂天、化應聲天諸天子，各以寶樹名華雜香以散佛上，繒蓋天幡妓眾樂歡心貢佛而歎曰：「極大施與，天中天！大士權德乃作是施，學明度德大士所歡樂。」

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、水行天、水微天、無量水、天水、音天、約淨天、遍淨天、淨明天、守妙天、玄妙天、福德天、德純天、近際天、快見天、無結愛天諸天子，皆以頭面著佛足，作是言：「闍士學明，三界希有。」

佛告諸天子：「置是三千大國土中人皆作無上正真道者，更復異恒沙佛剎人都共供養是輩闓士大士，其隨所喜復過是者，不及代歡喜施與。三世佛天中天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度知見身，及諸弟子在中作功德者，都積累合會，雖爾，代喜過上。」

善業問言：「從中何得？」

佛言：「求闓士道有德人，當知往古來今法無取無放、無想無見。從是法中無所出生法、無盡法、心往來法。我作是代喜施，疾得無上正真道。復次，於三世佛所作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明慧代歡喜，無所罣礙法，未來未成，亦無所罣礙，十方無數佛剎現在者，諸法不著不縛不脫。以是法作無上正真道，是代喜施，無能過者，無能壞之。如恒沙佛剎，闓士壽劫亦然，使彼人供養爾所闓士大士，具足如彼多劫，如戒、忍辱、精進、棄定法，乃作是布施代歡喜，德尊出其上無量之計。」

明度經卷第二

大明度經卷第三

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

地獄品第六

秋露子白佛：「明度道弘普入景慧，天中天！自歸明度無極，天中天！行寂無穢去冥示明，巍巍至尊無不成熟，天中天！無目惑者授道慧眼，無生無滅。苦者得安，悉入無想。明度慧門，大士之母，拔生死根，大神已足，三合十二轉明度。天中天！闓士當云何於中立？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敬明度，當如敬佛；於中立自歸，當如自歸佛。」
釋心念：「秋露子比丘何因發是問？」
則報之曰：「是明度護於闓士代歡喜功德施與無上正真道之恩也。若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皆不若。譬人生墮地盲，若士眾之行無前導者，欲有所至，不知行。夫五度如盲者，闓士離明度欲入一切知中，不知所行。明度將護五度，與目與名。」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云何入明度中守？」
佛言：「觀五陰無從生滅，見五陰無生滅處，明度亦然。」
又白佛言：「作是守者為逮何法？」
曰：「逮無所逮法。無所逮法，名曰明度。」
釋白佛言：「明度不逮一切知耶？」
佛言：「不作是逮者，無所著，無名無識。」
釋問：「復當云何逮？」
佛言：「如無所逮故能逮。」
釋言：「少有及者，天中天！無如明度，諸法無生無滅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闓士作是念者離明度。」
佛言：「明度空無所有，是故不遠不近、不成不壞。」
問曰：「信此為信何法？」
佛言：「為不信五陰，不信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。」
善業言：「大明度是闓士法。」
佛問：「何緣知大明為闓士明度乎？」
對曰：「五陰不大不小、不退不亂。如來一切智有十種力，不強不弱、不退不亂。何以故不退不亂？一切智不廣不狹？天中天！若有是念想，為不求大明。非大明威神，欲度眾生，是為著。何以故？人本無，大明亦無，人不壞，明度義然，人所出生力，如來現力如是。」
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若有信是法者、不疑者，其人從何來生？求道以來，幾時乃得解中義教？」
佛言：「從他方佛剎來生，已問其義，聞即恭敬，視師如佛，念曰：『吾已見佛矣。』」
善業白言：「明度可得聞見不？」
曰：「不可得見也。」
「闍士求佛以來，幾何時隨此法？」
佛言：「非一輩學也，各有本行。或前供養若干千佛，具持經戒，未時聞斯定棄而不敬，來世佛所聞，當復棄去。」
佛言：「其人自隨身意受，愚癡心自用，以斯罪自弊，聞人說明度復止之。止此者，為止一切知，為止往古來今將導明眼矣。以斯愚罪，斷於經法，輕易應儀。受不信之道，死入無擇獄，其歲難算，勤苦毒痛不可具言。天地壞時，當適他方大地獄中，展轉三塗劫數無量。」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其罪等於五逆，微喻之耳。」
佛言：「其罪難為譬喻。是明度學誦時，若有心念：『非如來所說。』止人學者，自壞復壞人，自飲毒復飲人，是輩人自亡不曉明度，復誤他人。學士無見斯人坐起言笑通好飲食也。何以故？斷是經故。斯人自在冥中，復投人於冥中，其人自飲毒殺身無異也。斷經之愚人，信其言，罪苦等矣。誹謗明度，為謗十二部經也。」
秋露子言：「佛未說謗斷經罪入大山，其形類如、受身大小。願哀釋之。」
佛言：「無問，聞之必恐中熱沸血，由面七孔憂焦損命。由斬花著于盛日，萎枯而喪。愚夫死然也。其身長大，醜惡臭處無不惡見，吾難說彼毀尊法人，處地獄中所受形類也。」
又白佛言：「願說其罪，令來世人敬奉明法，畏慎不犯謗斷罪，重痛如彼。」
佛言：「以示人大明，後世聞者誹謗得罪，在地獄中苦痛無期，其罪可知矣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人常當護身口意行，夫謗明法乃致斯罪。」
佛言：「癡人於我法中作沙門，誹謗明度，言非、止斷者，為止一切知、十二部經，為斷三世諸佛道，為斷比丘僧者，受恒沙劫罪。」
善業問：「謗誹斷經者，凡用幾事？」
佛告：「斯士女無戒，為邪所中故，不樂深經，以斯二事斷明度矣。又用四事：一者隨惡師言，二者不以順學，三者不承闍士法，四者主行謗斷經法，好索人短以自高。是為四事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不覩深歸，少有信者。」

世尊曰：「然！」
重問：「何緣少信佛？」佛言：「往古來今，五陰不著不縛不脫。所以然者，以其無形。明度義然，故少信者矣。」

清淨品第七

善業白佛言：「少曉明度無極未狎習者。」
佛言：「五陰清淨道清淨，道清淨五陰亦清淨，適等無異。五陰清淨一切智清淨，一切智清淨五陰亦清淨，等無異。今斷前亦斷，今不壞前亦不壞。今正等無異。」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甚深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清淨。」
秋露子：「極明虛無，無瑕穢，無所有，無不遍，無生欲、無色想，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清淨矣。」
又曰：「五陰清淨。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知、不隨、不想，清淨矣。」
又曰：「一切知、明度，不增不減。何以故？無所有經護清淨。」
佛言：「清淨矣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意清淨五陰清淨，五陰清淨意亦清淨。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本清淨矣。」
「一切知清淨道亦清淨。」
佛言：「本清淨矣。」
「五陰無邊意亦無邊。」
佛言：「本清淨矣。大士明照其原其故，明度本清淨，不在彼、不在此、不中，本清淨矣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闍士有想，便離明度遠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！如爾言，有名想便著。」
曰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！是明度，如來安濟群生，說是於著。」
秋露子問善業：「何所為著？」
答曰：「念五陰空，著。念往古來今，皆著。」
釋問善業：「何因著？」
答曰：「心想念施與無上正真道。心無當何等施是善人勸樂，教人於本空，如是無過。如佛所教，出於諸著中去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！汝為闍士大士依空不著。復次，若有深著想念如來，隨所想便為著。往古來今佛，無所著法，代歡喜以施，作無上正真道者。法無往古來今，一切不得有施想，無念無見無聞，無心、不念心。」

對曰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明度本清淨矣。」
善業言：「自歸明度。」
佛言：「法無作者，無作無上正真道者。」
善業言：「如佛教，無作者。」
佛言：「不兩法本無，一本無，是本無無作。是本無者，如是一切疾過著去。」
對曰：「難了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無得佛者。」
對曰：「明度不可計也。」
佛言：「然！心不自知心。」
善業言：「無作明度者。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無師作者，求明度，不五陰求、不空五陰求，為求明度。五陰不滿，為非五陰，不求為求明度。」
對曰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！著無著，天中天！著無著，是者為不著。」
佛言：「五陰不著不求，為求明度。五陰著，為不求明度。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著，為不求。何以故？著出一切知中。如是，闓士著不著，為出為守一切知。」
對曰：「難逮，天中天！甚深所說法。說之不減、不說不增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不減不增。所以然者，如來盡稱譽，虛空亦不增減。譬如幻人譽毀，不能使其有喜慼增減矣。吾經說眾生各學諷誦，經亦不增減。謙苦求明度守者，不懈不恐、不動不轉，隨是教，不捨還。何以故？作是守者，為守空。諸天、人、鬼、龍皆當為作禮，以其服大慈法鎧與虛空戰，濟眾生之禍，現世景摸之故也。」
善業言：「被鎧譽虛空，舉三處人至大精進上勇猛。天中天！法如虛空故。索無上正真道，欲得平等最正覺。」
有異比丘心念：「自歸明度者，為無生滅法。」
釋語善業：「作是求，隨是教。何因隨是教？」
善業言：「明度隨是教者，為隨空教。」
釋白佛言：「學明度者，當說幾聞？」
善業：「云何，釋！見法不當所護者，隨是教者，眾生不能得其便也。行明度護，為護虛空。云何，釋！有力者能護響不？」
曰：「不能也。」
「如響亦無想念。為求明度，持佛威神，三千大千諸釋、梵、四天王諸尊天王，一切皆來為佛作禮，繞三匝却住一面，念千佛號字、形容被服、所出國土，皆如釋迦文，其弟子字皆如善業，問明度者皆如釋，其本教授時皆同一處，闓士大士皆被大鎧學明度。」

佛告善業：「慈氏闡士作無上正真平等覺時，亦當於是說明度。」
曰：「云何說五陰不受，說不空，說不著，說不脫五陰，說歎？」
曰：「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五陰清淨明度清淨，如空也。」
對曰：「五陰無穢，天中天！」佛言：「無穢矣。」
善業言：「學是者，不橫死也，諸尊天常隨之。經師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說經時，諸闡士常來大會。」
佛言：「是善士女得功德，甚多難計。所以然者，明度無所近法、無所取經，無有無得、無瑕無玷、無求無想，是為求明度無所觀見法。」
諸天子心大歡喜，同聲而歎曰：「斯天下乃再見經輪轉。」
佛告善業：「不兩經輪轉，無所從生法，不來不去如是。」
善業言：「求安闡士，諸法皆無所罣礙，作無上正真道平等正覺。」
佛言：「無經輪轉、無經還。何所為經輪轉？無見經還，何所為經輪轉？無見經、無觀法。何以故？諸經所生，如虛空，無轉無去，作是說便為說經。無說經者、無聞者、無證。是說經者為滅度，是說經為無人。」
善業白佛：「如虛空無極悉明度，平觀諸法，無不明了。天中天！本空無上，諸法不可逮，無著無身，無去無來，無有無持，無盡無根，無所從生、無滅，無作無師，不知無想，無所罣礙、無適，無壞、無本，如幻無見、如夢無我，清淨無穢，不可見、無處，定不動搖，無念平等，不動法不移，無欲法無異無所生向，無想去垢盡恚恨，無人，人本無，不觀法，無所起，不至邊，無所止，不腐無敗，無不入，諸應儀、緣一覺所不能及，不亂無誤不可量，無小法，無形，無所生起，無苦，諸法不相侵，無我，無所著，空。諸法無所出，力無能勝者，不可計，出計去，無所畏心不懈。如來諸法，本無，無師，無為寂寞，明度無極。天中天！」

悉持品第八

帝釋作是念：「今見佛聞明度無極者，過去佛時人也，何況學持諷，用是教住，其人前世供養若干佛，從問事已。是善士為更見過去正真正覺，從是深法聞說時，不疑不恐、不畏不難。」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是深明度闡士大士信受者，視當如不退轉。何以故？本精進故。」
釋語秋露子：「是法甚深，從斯定難乃爾乎。聞其義而不信者，彼求道未久，以斯為難矣。自歸明度為自歸一切智矣。夫一切智者，

是明度所照明，當作是住解慧。」
釋白佛言：「云何於明度中住解慧？」佛言：「善哉，釋！若今作是問，持佛威神使若發此問耳。闍士求明度，五陰中不住為應行，五陰不究竟，爾故不於中住。」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是法難見無邊。」
佛言：「五陰甚不住、不隨、不入五陰中。」
秋露子言：「有不退轉闍士，當於前說之，聞是慧法不疑不厭。」
釋問秋露子：「未受決闍士，若於前說，將有何異？」曰：「未受決者，聞之或恐退。若大士聞斯義得淨定者，疾近受決不久，或見一佛若兩，便受決。或自於斯中受決，得無上正真道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求佛，乃從久來，當作是知。未受決者，當聞見是法。」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我樂是語，樂人中之安。」
佛言：「樂者，當於佛前說之。」
秋露子言：「譬如闍士至德，自於夢中昇佛座坐，當知斯闍士但欲成佛。如是，天中天！是明度若有得者，其功德欲成滿近佛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是語！乃作是樂，如佛威神。」
復白佛：「譬若欲行萬里若二萬里，到大深澤中，遙想見牧牛羊者境界、居舍、叢樹，心中作是念想：『郡縣聚落將聞見之，稍稍前行，但欲近郡縣，不復畏盜賊。』如是，天中天！闍士大士得是法，今近受決不久，不復恐墮應儀、緣一覺道中。何以故？上正想見已。欲見大海者，便稍稍往，想見其山林，明慮諦見海尚遠，即不想見矣。若但欲至，無復山樹之想矣。得此法者，雖不見佛從受決，今作佛不久。譬若春時，樹葉稍欲生出，當知此不久花葉若實當成熟。何以故？上想見葉花實，當知成熟。斯士有眼者大歡喜，用見葉花實故，當知成熟。如是闍士大士上想受決不久，今受決，作無上正真道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秋露子！持佛威神，使若說明度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！悉豫了署闍士大士，作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。」
佛言：「用是故，闍士大士晝夜愍傷群生，欲使其安，自致無上正真道成作佛時，悉為說經。」
善業言：「云何求，得成就作佛？」
佛言：「經中作是觀五陰不過，為求明度。不觀見法，為求明度。」
對曰：「不可計，天中天所說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五陰不可計、不可求。」
對曰：「誰當信是者，從是求闍士大士？」

佛言：「何所為求？正使求者，但為名耳。是中闍士大士明度、力、四事、佛法、一切知，無所近。何以故？力不可計，四事、佛法、一切知，皆不可計。五陰諸法亦然也。正使作是求，為無所求，為求明度。正使作是求，但為名耳。」
善業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斯乃寶將中王與虛空戰，勇德難勝，令佛行業傳之無窮。」
佛言：「然！爾故，闍士欲疾書是經至死。何以故？於寶中多有斷起。」
善業言：「弊邪存想欲，使經斷。」
佛言：「邪欲斷經，會不能勝。」
秋露子問：「持誰恩，不能勝中斷？」
佛言：「十方現在諸佛威神，悉共擁護是闍士大士。佛所授定，邪不能斷也。」
又白佛言：「是明度，若念誦持學書者，諸佛威神皆共擁護之。」
佛言：「我眼視是學持誦者，最後書持卷者，當知是輩，如來眼所見是至德。受持是經者，疾近佛坐，得大功德。如來去後，是法當在釋氏國，彼賢學已，轉至會多尼國。在中學已，復到鬱單曰國。在中學已，却後我經但欲斷時，我斯知已。爾時，持是明度最後有書者，佛悉豫見其人已，佛所稱譽也。」
秋露子問佛：「鬱單曰國當有幾闍士大士學斯定？」
佛言：「少耳。是經說時聞，不恐不難，為疾近如來。其人前世聞如來已，學闍士至德，持戒完具、多所度脫，是輩索佛道者，我知是高士，近一切知。其所生處，志尚所歸，當學斯義，欲求無上正真道。是人行尊，邪終不能動使捨佛志也。聞明度已，得極歡樂尊，得大乘德，逮近無上正真道。雖不見我，後世得是法，為面見佛。佛說斯語如矣。儻有求道者，當共教勸，令學佛道。我悉代歡喜。有作是教者，心復心，轉轉相明，自在願生何方佛剎。所生異方，面見佛說經時，當復於後教人求佛。」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！云何乃有是如來，往古來今斯高士，何法不知，何求不得？云何乃有是決？甫當求佛者，是輩為精進，逮入六度中學。」
佛言：「是輩人有求經、不求者，會值經法，願不離經。索無止時，不索自得六度。」
秋露子問：「有覩斯明度定，眾經由之出乎？」
佛言：「有解明度者，諸經出之。所以然者，是佛教法，當教一切人勸令取佛，亦復自學斯經深義。彼諸高士所生逢佛，獲六度無極矣。」

覺邪品第九

善業問佛：「高士種類欲學，當何以覺其難？」
天尊曰：「欲學明度無極，心不喜者，當覺邪為心，妄疾起心欲學，卒鬪亂起。若書是經，雷震畏怖。闍士轉相調戲，左右顧視，書是經，邪念不著經。從坐起去，自念：『我不受決法，不在明度中。』便亂心起，內不得靖。自念：『我鄉土郡國縣邑不聞是經。』意悔捨去，其人却後若干劫，聞餘道經喜，不能任明度。而隨異經，便墮應儀、緣一覺道中，是為枝葉。譬若男子得象，觀其腳。云何，黠不？」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求闍士道，棄明度去，反修學餘經，得應儀、緣一覺道。曰黠不？」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天尊曰：「譬若欲見大海而覩陂水，曰：『斯巨海矣。』黠不？」
曰：「不也。」
天尊曰：「闍士棄深明度，取餘經，墮應儀、緣一覺道中。有智無？」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天尊曰：「譬若作絕妙殿舍，匠師意欲齊日月宮殿。於善業意，能作不？」
對曰：「終不能也。」
「斯匠黠不？」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天尊曰：「求闍士道聞明度已，復棄去，學應儀、緣一覺道法，欲於中求佛。是人黠不？」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譬若欲見飛行皇帝，反見小王形容被服，諦熟觀之，曰：『斯但是飛行皇帝也。』是人黠不？」
對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甫當來闍士得深法已，復棄去，入應儀法中欲求佛。云何，有智無？」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「譬若大飢，得百味飯不食也，欲得六十味飯。商人得無價明月珠，持水精塗明月珠，欲令合同。是人黠不？」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佛言：「甫當來闍士得明度經，反比應儀道，棄去，入應儀法中欲得作佛。復次當書時，邪使財利從他方來，聞利便棄法往，不能書

成也。當覺邪為。書是經時，莫言：『我書。』莫作是語也，當從經中聞決。作是言者，邪得其便矣。不爾者，邪界空。書時，意或著世兵賊鬪亂親屬財利飯食病瘦醫藥，念父母兄弟及眾餘念。闍士當明覺，斯為邪使。復次，我有名深經，邪從次讀之便行，亂學明度者意，令釋本崇末，便不得變謀明慧。」
佛言：「闍士大士欲說變謀明慧，從明度索之。而今逮得，復棄去，於應儀道中索變謀明慧。是闍士黠不？」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受經人欲聞法，師便不安。正使安，欲與明度，受經人捨去。師徒不和，書不成也。學人來受，師欲至他方，兩不和矣。或念在衣食財利，受經人亦無用施本，不得明度。如是當覺邪為。受經人正使無所愛惜不逆師，師有斯經，弟子問事，師不肯解之，受經人齎恒退。或時師欲說，受者不悅也。師若身疲不能起說經，學士志銳而不得學者。當覺邪為。
「復次，是法說時、書時，儻有來者，說：『地獄、餓鬼、禽獸大勤苦，當早斷之，作應儀，無荷重患矣。』若復於眾譽天上樂云：『於彼五所欲，自恣所存，亦可一心念空。然雖獲所念，會當別離，受彼眾苦。不如於斯索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道，莫與壞敗虛空從事。』
「復次，師尊貴，心自念：『有敬歸我者，我與明度，不者則止。』學人自歸不避劇難，師不肯授，欲到四劇怖中。又告之曰：『穀貴之處、虎狼賊中五空澤間，我樂往彼。爾諦思議，能隨我行，忍此勤苦，不得後悔。』弟子憂曰：『師具解奧，不肯相授。吾奈之何乎！』師徒志乖明度。書學誦經、經行之時，弟子慍厭不復受學，稍捨就俗，令經法義雍。當覺邪為。
「復次，師健乞丐多方便，欲懈惰去，便諂語學者：『我當到某處有所問訊。』如是不知，當學誦經行時遇此。當覺邪為。
「復次，弊邪常索其便，如斯之惱，無得受深法者。」善業問：「何因如茲？」
佛言：「弊邪主行誹謗明度言：『我有深經，其義玄妙，餘皆非法也。』是故新學闍士心疑恐，非明度無極，終始不學，邪事一起時。有闍士深守禪行，便得溝港道，是為證。」

照明十方品第十

善業白佛言：「佛說明度無極照明於世。何謂照明？」
天尊曰：「如來持五陰示於世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視現，壞五陰現世耶？不壞現世乎？」

天尊曰：「五陰本無壞不壞。何以故？空、相、願無壞不壞，無所生無壞，無所識無壞，不壞五陰本。空、相、願無所生無所識，明度示現於世。無量人心，如來得明度，悉知其原。何等為知其原？人本心本、心本人本等無異。如是明度出，如來示現於世。

「復次，善業！疾心，如來從明度悉知。何等為疾心？亂心即知。經本出入於心中，本無入經亦無出經，心故為經本，經故為心本。本經不疾不亂即知。何等為疾心即知？隨其疾盡，盡為無所有，為心如無所有，不疾亂。是為疾心即知。如是明度出，如來示現於世。愛欲心本即知，瞋恚心本即知，愚癡心本即知。何等愛欲、瞋恚、愚癡心本即知？愛欲心本非愛欲心，瞋恚心本非瞋恚心，愚癡心本非愚癡心。何以故？心本不現、無想，無想是無愛欲、瞋恚、愚癡，是為本無。如本經無本，如是明度出，如來愛欲、瞋恚、愚癡心斷即知。何等心斷即知？心斷，非愛欲也，非瞋恚也，非愚癡也。何以故？愛欲心斷本，瞋恚心斷本，愚癡心斷本，皆無所從出、無有。本無所從生，諸法無所從出，無愛欲愛欲斷，無瞋恚瞋恚斷，無愚癡愚癡斷，不可得見。如是明度出，如來示現世間，為有德為人故。曠大心即知，無大小、無益心、無去心。何以故？心本斷，如是出。如來用有德、用人故，無邊幅心即知。是心不去不來不住。何以故？本空無所出，本無不來不去不住。如是不可量心即知，不增心身中心知，如虛空不可計。如是心知，明度出，如來不可計人未見心即知。何以故？無想。一切見經，諸法如心等，心如諸法，想非諸法，諸法非心想。何等想非諸法？何等非想心？諸法無想，心亦無想、不見。如是明度出。如來欲得是致是，用有德、用人故。何等欲得是致是？一切欲得致，在五陰中住，欲得從是便致是。善業！如來云何欲得是因致是？從死致死是為色，從死致不死是為色，從不死致不死是為色，不有死不無死是為色。五陰如是，有世無我是為色，無世有我是為色，有世有我無世無我是為色，不有世不有我不無世不無我是為色。如是得世本原得我本原是為色，不得世本原不得我本原是為色，有本原無本原是為色，不有本原不無本原是為色。有本原無本原是為色，不有本原不無本原是為色，是命是身是為色，非命非身是為色。五陰亦爾，是為欲得是因致是。從我身起如來用，人所著所縛所欲，故即知，為知過去。如來知時知今，如來知時知色。何等知色？如來知如本無，五陰亦爾。如來五陰，何等為知如本無？五陰本無，如來本無。作是見本無，五陰本無，世本無，諸法亦本無，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本無，如來亦本無。一本無無異，無所往無所止，無想無盡。如是本無，無異如來，從明度中出悉知之，是故名佛矣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誰當信是者？獨得應儀及不退轉乃信耳。」
佛言：「本無無盡時，如來所說無極。」
釋與萬天子俱，梵眾天與二萬天子俱，到至佛所，頭面著佛足，却住一面。愛欲天子、梵天子俱白佛言：「天中天！所說法甚深。云何其想？」
佛告諸天子：「虛空著，無相、無願、無所住。如虛空無所罣礙，諸天、龍、鬼神不能動也。何以故？是相無作者，五陰不能作想，人非人所不能作。」
佛告諸天子：「若言有作虛空者，寧信不？」
對曰：「不信也，天中天！無作虛空者。何以故？虛空無色。」
天尊曰：「是相常住，有佛無佛，是想住如故，如來悉知是。」
諸天子白佛言：「是想甚深，如來悉知，無所罣礙。明度是如來自在道，是佛所居處也。」
佛告善業：「如來恭敬於經，承事自歸。何謂是經？明度是經。如來從是得無上正真道。用是故，我恭敬經，當報經恩。諸法無作，悉知無持來，是為報經恩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諸法不知不見。何等為明度出，如來示現於世？」
天尊曰：「諸法無所住，如是悉知見出，如來示現於世。五陰不見，作是示現於世。何等不見者？五陰無因緣不見，不見是為明度出，如來示現於世。如虛空示現於世，示現於世難了清淨，是為示現於世。」◎
明度經卷第三

大明度經卷第四

南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

不可計品
譬喻品
分別品
本無品
不退轉品
恒竭清信女品
守空品

不可計品第十一

善業白佛言：「極大究竟明度，無極無量、無與等者。」
佛言：「然！如來無師一切智，是故明度不可稱量，安隱究竟，無與等者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！如來無師一切知無量無邊？」
佛言：「五陰不可計量，諸法亦爾。五陰無邊，諸法邊幅無獲其際者。用何等故，五陰、諸法亦盡處。云何，善業！虛空可計盡不？」
對曰：「不可盡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諸法亦然。用是故，如來法、諸法無邊量。用法無量故，發心起學無量明度。如是本無心念。譬如虛空，無心無念，有心有念。」
因隨作是說不可稱計時，五百比丘、二十比丘尼得應儀，六十清信士、清信女皆得溝港，二十闍士逮得無所從生法樂，皆當於是賢劫中受決。
對曰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明度，極大安隱究竟。」
佛言：「如爾云矣。出一切智、諸闍士、緣一覺道，悉從中出。譬若轉輪聖王，一切國土皆為臣隸，王無所憂。佛法、緣一覺法、應儀法皆從中出。立五陰不受不入，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、一切智道，不受不入。」
善業問：「何等一切智不受不入？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若見應儀等所入不？」
對曰：「不見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我亦不見如來所入處。如我無所入，一切智亦無所入。」

愛欲天子、梵天子俱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明度難了也。正使三千國土人民，過去佛時所作功德，一切皆信已具足過一劫，方是深明度中樂一日念不可量，深出彼德有餘。」
佛告諸天子：「正使復有賢人，聞是深法已得證，疾使彼輩所信樂過一劫，其功德不及是也。」
諸天子聞是，頭面著佛足，繞稍稍却遠，俱不復現，各自還去。
善業白佛：「若有闓士大士信是明度者，從何所來生？」
佛言：「譬如新生犢子不離母，如是闓士大士聞明度已，終不離經師，為從人道中來生。」
善業白言：「若有逮是功德，有從他方佛剎來生者無？」
佛言：「有他方佛剎供養已，從彼來生。若於兜術天上從慈氏闓士問慧，今欲求是法不懈，持是功德，復還得是經。若有前世時聞，不問中慧，今生聞是經，於中有疑、厭、不信樂，其人前世不從師問中事。復次，闓士大士前世時聞是，問其中慧，若一日二三日至五日，持是功德，今復還得是經，便信樂之。若有欲樂聞時，用是亂故，其心數轉，如稱乍低乍仰，從新學來，如是少信樂，當墮兩處——應儀、緣一覺道中。」

譬喻品第十二

佛告善業：「譬若大海中船卒壞，其船中人不取板檣，不能得渡，必於水死。若得板若檣，有健者乘騎，便不死。當知順隨海水出也。闓士大士有信樂、有定行、有精進，欲得無上正真道而不得明度，變謀明慧不得學，當中道得應儀、緣一覺道。其有信樂、定行、精進，欲逮無上正真道，得學明度權慧者，終不中道懈，過出應儀、緣一覺去，正在無上正真道中立。譬若士女持坏瓶取水，知不久必壞。所以然者，未成故。學不逮此深法，終不能逮一切智，便中道厭却，墮二道中。譬若持瓦瓶行擔水，安隱歸至。何以故？已成故。學得深法，知終不中道息，恣心上無上正真道。譬若大海中船，不善護，以財物着中，至於道壞，財物離散，亡其重寶。如是闓士大士正使至意學，不得深法，當知中道厭，便亡名寶，中道懈怠，墮二道中。譬若有人施張大海中故船，補治，持財物著中，有所至，不中道壞，必到其處。如是闓士大士有信樂、定行、精進學，又得深法，終不中懈，正上無上正真道中立，終不墮兩道，正向佛門。譬如人年老而身病。云何，是人能從床自起不？」
善業言：「不能，天中天！或時起無力，不能自致，正使病愈能自起，會不能行步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闍士大士具如上所行學，不得深法而欲逮無上正真道，終不至佛，當中道懈，墮二道中。譬如老病人除愈，欲起行，有健人來扶持之，告曰：『無恐，我自相送，終不中道相棄，送著所樂處。』如是，具有上行闍士學得此深明度無極、變謀明慧，當知終不中道懈，必能究竟於中得無上正真道。」◎
◎

分別品第十三

善業白佛言：「云何阿闍浮闍士學明度無極？」
佛言：「當與善友從事，以善意隨明度教。何等為隨教所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棄定、智慧，當施與作無上正真道，莫著五陰。何以故？明度一切智無所著。莫得樂於應儀、緣一覺道。如是，善業！阿闍浮闍士稍入明度中。」
善業言：「闍士謙苦，天中天！欲索無上正真道者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謙苦，安靖於世，為十方護、為自歸、為舍、為度、為臺、為導。何等為護？生死勤苦悉護教度脫，是為護。生老病死悉度之，是為自歸。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、得如來，為說經，無所著，是為舍。」
又問：「何等無所著？」
佛言：「五陰不著不縛，是五陰無所從生、無所從滅，是為闍士得佛時為世間舍。何等闍士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，為世間度？度五陰非五陰，五陰為度，度為諸法。」
善業言：「如佛說度為諸法，諸經得最正覺。何以故？無所著故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無所著闍士謙苦，念法不懈，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，因說經如是，為度世間。何等為世間臺？譬如水中臺，其水兩避行。如是五陰，過去當來今現在斷，五陰斷者諸法學亦斷，諸法斷者是為定，是為甘露，為泥洹。闍士念法如是，便為說法，如是得無上正真道時為世間臺。何等為道？如是具得如上說五陰、諸法空，無來原、無去迹，如虛空。無異無想、無處無識，無所從生，如夢如幻、無邊無異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誰當了是者？」
佛言：「求佛以來久遠乃信之耳。過去佛時，於彼所作功德，如是人者乃明之矣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求佛以來久遠？」
佛言：「去離於五陰以來，不復有之，乃明是深法。如是闍士，為道無量人。」

善業言：「是為人中之導。」
佛言：「然！闍士得如上所行，為無量人之導，是為大盟誓，為無量之人誓。不縛於五陰，不縛於應儀、緣一覺者，不捨一切智，不縛於諸法，是故為盟誓。」
善業言：「闍士求深明度，不愛三處——應儀、緣一覺至佛。」
「甚深，天中天！不有守者、不無守者。不無守者，從明度中為無所出法，為守定，為不守諸法，為守無所有，為守無極，為守無所著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在明度中者，當如是不退轉。闍士於明度中無所適著，終不隨凡夫語，不信餘道，不恐不畏不懈怠。當作是知，其人於過去佛已受斯明也。」
復白佛言：「闍士不恐不畏不懈怠，何緣當念明度中觀視？」
佛言：「心向一切智，是為觀。」
「何謂心向一切智？」
佛言：「心向如空，是為觀視。不視不可計，一切智如不可計，是為非五陰。不入、不得、不知，不有知、不無知，無所生、無所敗、無作者，無來原、無去迹，無所見、無所在，如是不可限虛空，不可計一切智亦然。無作佛、無得佛者，無從五陰中得佛者，亦不從六度得佛。」
愛欲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「甚深，天中天！難曉難知。」
佛語諸天子：「如是如來視，如是安隱甚深。是知悉知不退轉無上最正覺，亦無最正覺。」
諸天子白佛言：「希有信是經者，愍念世間故說之。世人所欲皆著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。」

本無品第十四

善業白佛言：「諸法隨次無所著，無想如虛空，是經無所從生，諸法索之無所得。」
愛欲天子、梵天子言：「善業所為，如如來教，但說虛空慧。」
善業言：「如來是隨如來教。何謂隨教？如法無所從生為隨教，是為本無，無來原亦無去迹。諸法本無，如來亦本無無異。隨本無，是為隨如來本無。如來本無立，為隨如來教。與諸法不異，無異本無。無作者，一切皆本無，亦復無本無，等無異。於真法中本無，諸法本無，無過去當來今現在，如來亦爾，是為真本無。闍士得本無如來名，地為六震，是為如來說本無，是為弟子善業隨如來教。

復次，五陰、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不受，是為隨教。」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本無甚深，天中天！」
當說本無時，二百比丘得應儀，五百比丘尼得溝港道，五百諸天人皆得無所從生法樂於中立，六十闍士新學得應儀道。
佛語秋露子：「是六十人過世時，各供養五百佛，皆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棄定、不知空。雖空，不得明度、變謀明慧之護，今皆墮應儀道中。闍士有道得空，無色無願，不得明度、變謀明慧，便中墮彼兩道。譬若大鳥，其身二萬里，無翅，從天上自投，中欲還，寧能不？」
對曰：「不能。」
「至地，欲令身不痛，寧能不痛乎？」
對曰：「不能。或悶、或死。何以故？其身大而無翅。正使闍士如恒沙劫作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求色定，不入空、不入明度，不得變謀明慧，心大起索佛道，一切欲作佛，便中道得應儀、緣一覺。若於佛所，具如上行，又聞佛一切智，皆念求如色，是為不持如來戒定慧，不知一切智，但聞聲心相，如聞耳，便從是作無上平等最正覺，會不能得，便中道墮彼。何以故？不得深法故。」
秋露子白佛言：「如佛所說，念中慧闍士離深法，便得應儀、緣一覺。若真欲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者，當學明度、變謀明慧。」
愛欲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「難曉明度無上正真道。」
善業言：「難了，天中天！如我念是惠者，無上正真道易得耳。何以故？無有，當何從得佛。何以故？諸法皆空，索法不可得。當作佛者，索法無所得。是求佛易得耳。」
秋露子言：「如所說者難得。何以故？空不念當作佛。是法如虛空，設易得者，何以恒沙闍士皆逮？」
報言：「云何，用五陰逮乎？」
曰：「不也。」
「離五陰逮乎？」
「不也。」
「云何？」
秋露子曰：「五陰本無，寧逮乎？」
曰：「不也。」
「離之有法逮者不？」
曰：「不也。」
「云何，是本無使逮不？」
曰：「不也。」
「離之有法使逮不？」

曰：「不也。是法不得何所法使逮者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如子所說，大士等遊都無逮者。佛說三有德之人求應儀、緣一覺、至佛道。於三不計三，為求一道。如善業所說。」
滿祝子語秋露子：「善業說一道，當問。」
秋露子言：「說一道，我用是故問。」
答曰：「云何，於本無中見三道耶？」
曰：「不見也。何以故？從本無中不可得三事。」
善業言：「本無一事得乎？」
曰：「不也。」
「於本無中得一道乎？」
曰：「不也。」
善業言：「設是諦不可得者，何故復說應儀、緣一覺、佛？如所說道，本無無異，聞本無心不懈怠，是必得最正覺。」
佛言：「如爾無異，持佛威神，使若說本無等無異。」
秋露子問：「何等為覺？」
佛言：「無上正真道即是也。」
善業問佛：「何等為成就於闍士？」
佛言：「一切人皆等視，慈心加哀，不得瞋恚。作是立，當作是學。」

不退轉品第十五

善業問佛：「不退轉闍士大士，當何以比觀其行相知是？」
佛言：「如逮得禪者不動不搖，如應儀地，如緣一覺地，如佛地，如本無終不動。佛說本無。聞者不言非虛空本無，本無是所有，本無如本亦不言非。如聞已，若轉於餘處聞，終不疑、不言是非。如本無立，其所言誠而重，不說不軌凡夫，逆道之作不觀視。用是比相行具足知，是不退轉大士。復次，不形相沙門梵志面貌。是別之諦知諦見，終不詞拜華香施天，亦不教他人。為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又終不生惡處，不作婦人身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又不退轉大士持戒，身自不殺、教人不殺，身自不盜、教人不盜，身自不婬、教人不婬，身自不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，嫉妒、恚、癡。是十戒皆自持，復教彼守行，夢中自護十戒，面見如是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又學諸法，用是心學是法，令群生安隱為說經，持是經受令分德，願群生令得斯淨定以明自立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又大士深法說時，終不疑不言不信亦不恐，所言軟美。少睡臥行步，出入不亂，心徐行安諦，擇地而行。被服衣中常清淨，無蚤虱塵垢亦無

憂，身中無八十種虫。所以然者？闍士大士六度功德過於賢聖，稍欲成滿，身心淨潔悉受高志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！闍士大士心淨潔？」
佛言：「所作功德轉增稍上，心無所礙，功德悉逮，是心淨潔過應儀、緣一覺上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又有來供遺者，不起喜。一切無慳，於深經說未常有厭，深入智中。若餘處欲聞經者，持是明度為說之。其有餘道所不正者，持明度為正之。經中所出法，悉持無常之事以語之，諸世間經書所不能解者，持是明度為解之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是弊邪稍稍來到其所，便於邊化作八大地獄，中有諸闍士，便指言：『斯人皆從前佛受決為不退轉。今皆墮地獄中。佛為授，若地獄耳。若當疾悔之，言：「我非不退轉。」設若言爾者，不復入地獄中，當生天上。』」
佛言：「設是心不動者，知是不退轉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邪復化作師，被服往至其所：『若前從我聞，所受悉棄之，皆不可用。若疾悔之，隨我言者，我日來問訊。不用我言，終不復來。莫復說此事，我不欲聞。前說皆外事耳，更受我言，是佛所說也。』」
佛言：「聞是，設令動轉者，當知其人不從過去佛受決，未升大士舉中在不退轉地。設令不動轉，念是經，虛空所致，作是思惟，不信邪言。譬如比丘得應儀不受邪言，眼見經證，是為空所致，終不可動。如應儀、緣一覺所念法，終不復還，是大士向佛亦然矣。正在不退轉地立，是為極度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弊邪復往到其所，更作異人言：『若所求者，為求苦耳，非求佛法也。若負斯難用之為求，若在惡道歷世彌久，適得為人，不嘗思惟自患厭耶？當於何所更索是軀？何不早取應儀，用佛為求乎？』」
佛言：「設不轉者，邪復捨去。更作方便，化作若干闍士在其邊立，復往指言：『若見是闍士，皆供養如恒沙佛衣、食、臥具、醫藥，具足受法問慧，當所行所求悉學，如法住如法求，皆入中作斯學行，常不得佛。汝緣得乎？』」
佛言：「設是不動者，邪去不遠，化作比丘輩言：『是應儀過世時皆求闍士道，取應儀已，若何從得佛？』」
佛言：「用是故，闍士大士作是行，從他處聞，心不轉不異，於是中復覺知邪，為佛所語無異，求大明植志。若茲者，設不得佛，佛語為謬。佛語不欺，當作是學，當作是求，諦護是教心不動轉，從中覺邪。用是相行具足知，是不退轉矣。又邪嬈言：『佛如虛空，是經行無邊不可得極。何以故？是經義可知，觀其所趣皆虛空矣，為中勤苦不當，覺知邪事邪作是經耳。云何欲得佛？是非佛所說。』」

佛言：「夫賢士女視明慮長，諦議自議：『妖邪多巧，以逆為順。怪來不傾，牢如須彌。』用是相行具足知，是不退轉也。作一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是定隨是四禪不錄禪是所禪，作是定用入欲中故，不退轉闍士大士不隨定教，淨過定上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又有共稱其名德者，不以喜，心不動亂，常正心。設在家不有重婬，若時有欲，如過大空澤中飲食時，恐怖畏盜賊欲疾去，自念：『我何時當出是空澤中？念婦人惡露不淨，非我淨法。』當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念使十方人安隱故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其福具足，得明度威神力，使作是念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又恕夷洹翼從防衛，餘鬼神不敢附，不失心志，不妄起心，身無瘡厲，六情雅具，聖雄而不自顯，不誘他婦女，若符呪藥不行之，亦不教人婬穢行，不以歷口，非法惡念無由生哉。用是相行具足知。

「復次，善業！將以何行名為不退轉？不退轉者，不與無道主佞孽臣賊盜偷寇軍謀殘生，非法士女蠱道婬妖，錢穀屠酒祀，繒綵香熏倡優調戲，入海投難求榮採利，如斯之徒終始不友。闍士從事不離一切智，常譽賢者以為談首，遠愚近聖，尊戴三寶。爾故誓曰：『不退轉闍士常願生異方佛剎。』願高誓重，必獲往生。用是故，常見佛得供養。如是願從欲處、色處、空處，從彼來生中國，於闍士家大明卿八正談抱義典，逆事不豫，遠邊地無佛處，性淨真不犯法。如是相行具足知為不退轉。不退轉闍士不言我是、不疑我非、不中疑。譬如得溝港道，於其地終不疑。邪事適起即覺知，寧殞命而不佪心，自於其地終不疑不懈。無應儀、緣一覺心，心不念佛難得安住。其地心大無表、勇而無勝。何以故？如是住，無能過者。用是故，邪愁毒，便化作佛身，往謂之曰：『若於是可取應儀證，若未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決。何以故？若不得是相行，何因得乎？』知非佛也，是邪耳。如佛所說思惟視之，是邪所為欲使我轉。」

佛言：「設不動者，知已於過去佛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決，其悉知法行忠正者，代不惜身命一切法，悉受往古來今諸佛明法，悉護持之。用是故，不惜身命，未常懈，無厭時。如來及諸弟子說經時不疑言非。何以故？逮得無所從生法樂於中立，持是功德，悉具足知是不退轉闍士大士。」

◎恒竭清信女品第十六

善業白佛言：「不退轉闍士從大功德起，當為說明度令入深法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居內闔士使入深法。何等為深？空為深，無想、無願、無識、無生滅，泥洹是為限。」
又白佛言：「泥洹是限，非是諸法。」
佛言：「諸法甚深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甚深。何等為五陰甚深？如本無爾故甚深。」
善業言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！安稍去色便為泥洹。」
佛言：「是與明度相應，當作是住，如明教學。闔士隨是行思惟念一日，如夢中教却幾劫生死。」
佛言：「譬如婬士寶彼女色，與之期會。女不自由，姝夫寧有盛想不？」
善業言：「士以色故，想彼面會展其愚情。」
佛言：「一日之中有幾意念？」
對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如彼人念一日心轉多，闔士如是欲學淨行一日，為去惡於罪甚多，若離明度，正使布施如恒沙劫，不如也。又使壽如恒沙劫等，并前行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至佛，不得明度行，不如中教，皆不如此行如中教闔士。又復壽如前，布施、持戒具足，若求明度念起說經，其德出彼上。以經布施作無上正真道，自深入教，其德轉高。自深入者，為明度所護，未常離時，其德甚多。」
善業問：「所識、有著者，天中天！此二，何功德為多者？」
佛言：「闔士所識，若求明度，樂於無所有、樂盡、樂無常念，是為不離明度，得德不可計稱數。」
善業問佛：「不可計，復言稱數。將有何異乎？」
佛言：「稱數者，其數無盡。不可計者，謂無邊量也。爾故，為不可計稱數。」
善業言：「佛說不可計，五陰亦然。」
佛言：「若所問者，有所因使五陰不可計量。」
善業問佛：「何等為無量？」
佛言：「於空中計之，是法不可計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善業！我不嘗言諸法空？」
對曰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如來所說悉空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諸法悉空，不可盡計。經慧無有，各為異流，如來但分別說耳。不可盡量是空、是想、是願、是識、是滅度，隨所喜說，作是說示現教化。如來如是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！經本空耳。云何復於空中說經？是經不可逮，如我了佛諸法不可逮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！諸法不可逮，計法空耳。」

「如佛所說，本不可逮。願解不可逮慧有增有減？」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善業言：「不可逮慧不增不減，六度等然。若其不增，何因闍士近無上正真道得為正學？設不減者？闍士求守明度變謀明慧，不念布施，增之與減不作是念，是但名布施度無極耳。所施與念，持是功德與作無上正真道。戒、忍辱、精、禪皆如是。闍士求明度守之，得變謀明慧，不作是念增減，皆但名耳。念發心如無上正真道，我作是施與。何謂無上正真道？」
佛言：「本無是也。本無不增不減，常隨是念不離，為近矣。」
善業問言：「闍士以初意近無上正真道耶？以後來意近乎？斯兩意無對，何等功德出生長大之者？」
佛言：「譬如燈炷然，用初出明燒炷乎，後來明耶？」
善業言：「非初明亦不離初明，非後明亦不離後明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！不用初意得無上正真道，亦不離初意，非後意亦不離後意得，是為得正覺。云何，心前滅後復生乎？」
善業言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云何，心初生可滅乎？」
對曰：「不可。」
云：「當所滅者，寧可使不滅乎？」
對曰：「不可。」
佛言：「寧可住本無乎？」
對曰：「欲住本無，當如本無住。」
佛言：「設令在本無中住，寧可使久堅乎？」
對曰：「不。」
「本無甚深。」
曰：「本無寧有心也？」
曰：「離本無寧有心乎？」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曰：「見本無乎？」
對曰：「不見。」
「作是求為深求乎？」
對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作是求，無所求。何以故？是法了不可得見。」
佛言：「闍士大士求明度，為求何等？」
對曰：「為求空。」
「求空為求何等？」
「為求無想。」
曰：「為去想乎？」

對曰：「不。」
「云何想不去？」
善業言：「闍士不作是求妄想。天中天！何以故？闍士求想盡滅者？即可得應儀。闍士變謀明慧，不滅想得證，向無想，隨是教矣。」
秋露子謂善業：「有三事向定守定門。空、不願、無想是為三。有益於明度，不但晝益，夜於夢中亦復益。何以故？晝日夜夢中，佛說等無異。」
善業語秋露子：「若闍士晝日有益，夜於夢中亦有益。」
又問：「夢中所作寧有所得不？如經等之。」
善業曰：「夢中作善者喜為益，惡者慍慼為減。設於夢中殺人，覺已喜歎快之。云何？」
善業言：「心不枯爾，皆有所緣。若見聞、若念為因緣，是故知耳。從是中令人心有所著或無所著，是為不妄爾，皆有所緣。」
秋露子言：「所作為空耳。何因心有所緣？」善業言：「心想因緣，即因緣興矣。」
秋露子言：「闍士夢中布施，持是施與作無上正真道。有施與者無也？」
報言：「彌勒闍士近在前，旦暮當補佛處。子欲知，當從問。」
秋露子問彌勒。
彌勒言：「如我字彌勒，當色解慧耶？當痛痒思想生死識解乎？持是身解乎？若空五陰，解五陰空無力。當所解法不見，亦不見當所解人得道者。」
秋露子曰：「所說為有證不？」
答曰：「我所說不得證。」
秋露子便作是念：「彌勒所入慧，甚深，甚深！何以故？行明度以來久遠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見若作應儀不乎？」
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闍士不作是念：『我受決是法。』若於法中得正覺，亦無得正覺者。作是行，為求明度，不恐我不得正覺。隨是法中教，是故勇無所畏。至大劇處虎狼中念：『設有噉我者，為當布施。行布施度無極，近無上正真道。願我作佛時，令我剎中無禽獸道。』至賊中，設於中死。心念言：『我身會當棄捐，設殺我，我不當瞋恚，為具足行忍辱度無極近佛道。我作佛時，令我剎中無賊盜。』至無水漿處，心念言：『人民無德使爾。我作佛時，令我剎中人民皆得一切、知八味。用一切故，當精進。』至穀貴處，念：『當精進取佛。』願曰：『吾作佛時，令我剎中無穀貴處，皆使人民在所

願所索，食悉在前，如忉利天上所有。』用眾生故，當精進。有惡歲，正使身遭惡歲死，我心無異，必當降伏邪官屬，行精進索佛道：『我作佛時，令我剎中人民無惡歲死亡者。我所語，後我作佛時無異。』復次，秋露子！闍士聞是，便呼無上正真道。或却後久遠乃得佛者，亦不恐怖。從本際以來呼，如一意轉頃。何以故？無本際乃得佛者。心安然、不恐怖。」

時有清信女從坐起，前至佛所，作禮長跪言：「我聞是不怖，必除恐怖之處索佛道，得佛已當說經。」佛笑，口中金光出，清信女即持金花散佛上，佛威神故花不墮地。

阿難從坐起，更奮袈裟，前作禮，長跪言：「佛不妄笑。既笑，當有所說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是恒竭清信女，却後當來劫，劫名星宿，中有佛名金花。是清信女後於此時，棄女為男，後當生無怒佛剎，從一剎生一佛剎。譬如金輪聖王從一觀遊一觀，從生至終足不蹈地。是清信女如是，從一佛剎到一佛剎，未常不見佛，足不蹈地，自致得佛。」

阿難心念：「如無怒佛剎諸闍士會者，是為佛會耳。」

佛即知阿難心所念，曰：「然，阿難！諸會者，悉度生死已。清信女後作佛，名金花佛。度不可計應儀，令三毒盡。剎中無禽獸賊盜斷水穀處病瘦，及餘惡事悉無有。」

又問佛：「清信女從何佛作功德？」

佛言：「於定光佛所作功德。初發意求佛時，亦持金花散佛上，願持是功德施與作無上正真道。」

佛言：「如我持五花散定光佛上，即逮得無所從生法樂於中立，佛即授我決：『却後九十一劫，若當作佛，名釋迦文。』是清信女爾時見我從佛受決，其心念：『我當受決，得無上正真道。』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是清信女所求已度。」

守空品第十七

善業白佛言：「闍士大士行明度無極，何等為入空？為空定？」

佛言：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空，觀一心，作是觀，不見法。於法中不作證。」

「佛所說不於空中作證，云何闍士於定中立而不得證？」

佛言：「是闍士悉具足念空不得證，作是觀，不取證。觀入處甫欲向，是時不取證。不入定心，所著不失。闍士法本無中道取證。何以故？本願都護眾生，為興弘慈念具功德，不中取證。闍士大士得明度，證致功德，斯大力矣。譬如人勇悍，能却敵，為人端正猛健，無所不能。悉持兵法，六十四奇悉曉習工，為眾人所敬。所至

處，無不得力者。從是所得者，轉分布與人，其心歡喜。若有他事，與父母妻子俱去，過大劇道，其人安親曰：『莫有恐怖，今但免難矣。』重讎雖來，其人多變以濟親害，送歸本土，宗門康休，怨亦無損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巧變備矣。其人勇慧，能幻化，化作士眾。讎覩恐懼，各自流散。鄉土稱德，靡不歡喜者。是闍士大士於眾生行大慈心，過應儀、出緣一覺地去。於定中立，於眾生悉愍傷，無所見，於是中不取證，入空中深，不作應儀。作是行向定向泥洹門，不有想，不入空取證，如鳥飛行空虛中無所觸礙。如是行，甫欲向空至空，向無想至無想，不墮空、無想中，悉欲具佛諸法。譬如人工射，射空虛中，後箭中前箭，續後射轉中前箭。其人欲令箭墮，乃爾墮。如是行明度，為變謀明慧所護，自於其地不中道取證、墮二道行。以是功德，逮得無上正真道成滿便得佛。於經本中，觀不取證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謙苦作是學，不中道取證。」

佛言：「悉護眾生，守定向滅度門，心念分別。何等為分別？守空定分別、無想定分別，變謀明慧護使，不中道取證。何因變謀明慧護之？心念護眾生。持是所念，不中道取證。復次，深入觀苦空定向滅度門，用是故分別久遠以來人民所因緣想中求無上正真道，為說經。當使棄是因緣，守空定、無想定、無願定，向滅度門，不中道取證。復次，闍士念久遠人民呼常有想、有我想、有好想，各各求。我作無上正真道時，有人民故，為說經，使斷是諸想，悉斷求。云何斷？是常非常，是樂皆苦，是身非身，是好皆醜。闍士思念，為變謀明慧守無願定，向滅度門，不中道取證。若闍士大士心念：『眾生從久遠來求、因緣求、想求、欲求、聚想求、空想求。』闍士言：『我使眾生無斯想。』普慈弘至，故得變謀明慧。是法觀空、想、願、識，無所從生、齊限，不中道取證法。當作是知。闍士云何求明度？曉習法中，心何緣求入守空定，向滅度門。守無想、無願、無識、無所從生定，向滅度門。是闍士不得慧故，守空念——無想、無願、無識、無所從生念定意。有來問者，不即持不可計心為解者，知是非不退轉闍士也。何故？不退轉闍士心，無央數悉知。用是行不具足知，未得不退轉之明矣。」

善業言：「不可計人求闍士道，少有能解者。」

佛言：「作是解者已受決，於功德中極殊。所知法，應儀、緣一覺、諸天人鬼龍質諒神所不能及。」◎

明度經卷第四

大明度經卷第五

南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

遠離品
善友品
天帝釋品
貢高品
學品
守行品
強弱品
累教品
不盡品
隨品

◎遠離品第十八

佛告善業：「夢中闍士大士不入應儀、緣一覺地，亦不教人入中。諸法夢中視，心志常在佛，當知是不退轉相。夢中與若干百千弟子共會坐說經，與除饉眾相隨最在前，如來說經悉見，是不退轉闍士相。夢中在虛空中坐，為諸除饉說經，還自見七尺光，自在變化於餘處所作為，如佛說經。夢中不恐不怖不畏難。若見郡縣其中兵起展轉相攻，水火之災，虎狼師子毒虫之害，見斬人首者，如是餘變，勤苦困窮飢渴者，視諸厄難悉作是見，其心不恐。寤即起坐，念：『如夢中所見覩是三處，我作佛時，說經遍教。』當知是不退轉相。從何知是？闍士大士成作佛時，其境內一切無惡。正是時，夢中若見畜生相食、人民疾疫。其心稍稍生念：『使我界中一切無惡。』用是故知。於夢中寤已，若見城郭火起時便作是念：『可於夢中可見是相。』見之不怖，用是相行具足，是為不退轉闍士。今我審應是所向者，當無是異變。火起當滅，悉消去不復見。」
佛言：「假令火即滅，知已於往佛受尊決矣。假令火不滅，知未受決。設火神燒一舍，置一舍。復起燒一里，置一里。知其家人前世時斷經所致。斯人之等，所作悉自見，宿所作惡，於是悉除。從是來，斷經餘殃悉盡，知是未得不退轉。用是視，持是相，當為說令知之。或時男女為鬼神所取，作是念：『或我受決已，過去如來授我無上正真道，所念悉淨，却應儀、緣一覺心，會當作佛。十方現在諸佛，無不知見證者。今如來悉知我所議念，鬼神當用我故去。不去者，未受決。』」

佛言：「其人審至誠者，弊邪往到前曰：『若本作是住，本字某，以受決。』欲以是語亂之。闍士言：『我真已受決者，鬼神即當去。』邪神念曰：『我當使鬼去。』鬼即去。所以然者，天邪極尊，有威靈力，鬼不敢當。闍士反念：『用我威神故去耳。』便自貢高，輕易賢人，無所敬錄。言：『我於過去如來所受決已。』自可貢高，反起瞋恚，更生罪念，當墮兩道。以不成為成，當覺邪為。捨善友去，為邪所困，當覺是事。邪反覆往說昔受決事，并七世父母中外示家姓子。若在某國縣鄉生，今作是語，前世亦作是軟語。隨其人性行聰闇，吉凶窮達貴賤貧富，因扶獎跗言：『若前世亦爾。』闍士心念：『想我將爾。』邪復言：『若已受決得不退轉。』其人聞之，心大歡喜，自謂審然，便行形調輕易同學。用是字故，便失其本行，墮邪網，用受是字，故不覺邪為，自謂得無上正真道。邪復言：『若作佛時，當字某。』聞是名，心念言：『我得無然？我生本有斯志。』」
佛言：「是闍士於智中，少無變謀智慧，反作是念：『若邪天共作，是除饉為之所迷。』」
佛言：「我所署闍士，不教令作是念，遠離一切智，亡權德、遠大明，釋賢友、信凶愚。斯輩會墮兩道，若後久遠勤苦，乃復求佛耳。用明度恩故，當自致作佛。」
佛言：「是時發意受是字時，不即覺悔，如是當墮兩道。若有除饉教重禁四事法，若復他事所犯、毀是禁，不成沙門、不為佛子。是闍士言：『我於某國郡縣鄉生。』作是生念時，於除饉四事法，其罪最重。置是四事重法，是為五逆。當意生念，受其字意信之，其罪太重。當作是知。用是字故，為邪入深罪。邪復往作是語：『遠離法，正當爾，如來正覺所稱。』」
佛語善業：「我不作是說遠離，教闍士大士於樹間閑處止。」
善業白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！何所復有異遠離？」
佛言：「正使各有應儀隨是行念，緣一覺隨是行念，各有闍士大士於城外行遠離，一切惡不得犯。若當於獨處樹間閑止，了行闍士大士法。我樂使作是行，不使遠行到絕無人處於中止。持是遠離，當晝夜勤行，是故言：『行遠離當於城傍。』我所說法如是。爾時弊邪當往教行遠離法，語之：『若當於獨處樹間止，當作是行。』隨邪教，便亡遠離法。邪語之言，道等耳，應儀、緣一覺等無異。」
佛言：「是闍士所願未得，反隨其行。於法中未了，反自用輕餘闍士，自貢高誰能過我者。輕城傍，明淨心所念，不入應儀、緣一覺法中住，所有惡不受，禪脫棄定，於定中還得，所願悉具足度。」
佛言：「其無變謀明慧闍士，正使在空澤中禽獸羅剎所不至處，百千万歲復過是，不知遠離法，會無所益。邪便飛在虛空中立言：

『善哉，善哉，是真遠離法，如來所說。正當隨是遠離行，疾得無上正真道。』是人聞喜，便起到城傍，遠離成就有德高行，反輕言：『若所行法非。』」
佛言：「如是諸行者中，有正行呼非，反行呼是，不當敬者而敬之，當所敬者而恚慢之。邪語是闍士言：『我行遠離。有飛人來語我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」審是遠離法，正當隨是行，我故來相語。若在城傍行，誰當來語若？』」
佛言：「闍士有德人而反輕之如是，當作是知。如擔死人種，無所中直，反呼是闍士有短，是為闍士怨家。厭闍士高行，為天人大賊。正使如沙門被服處闍士之中，由亦是賊，無與從事交接言笑。何以故？多瞋恚怒越，敗人好心。當作是知。所當護法，常自堅持，當淨其心，立心所狎，習當諦持，常當正心，畏怖勤苦處。無得入彼壞器輩所在三處止。常當持慈心哀念，令安隱，愍傷之，自護所念：『使吾無生穢濁惡心，我設有不善，疾使棄之。』是闍士大士所行極上。當作如是知。

善友品第十九

「復次，善業！闍士大士盛志，欲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，當與善友從事，恭敬三尊。」
善業問：「善友當何以知？」
佛言：「有為人說明度無極者，教人入是定，是闍士大士善友。六度無極是善友，是善德，是護，是將，是去，如來最正覺，當來今現在十方無稱數佛剎如來，皆從明成一切智道，用四事護眾生。何等四？一者布施，二者勸樂，三者饒益，四者等與。是為四德。為父母、為舍、為臺、為度、為自歸、為導，是故六度為眾生之度。闍士大士學六度，用眾生故，都欲斷其根，學明度相。何所是明度相？無罣礙明度相，是相為得諸法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無有相得明度，是所相得諸法。何以故？諸法各空，是相亦空，是為明度。」
善業問佛：「正使，天中天！諸法各空，何緣人民欲生無滅盡時？空無增時亦無休息，各虛空無形。無上正真道最正覺，不從是中。各各虛空，不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。云何，天中天！是法當何以知決？」
佛言：「爾群生勤苦望，欲得是因致是，作是求。爾見我得空不乎？」
善業言：「不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自作是得是，是空不？」

對曰：「如空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但用是故，若無解時？」
對曰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極安隱人民欲得是、因致是，勤苦無休。」
佛言：「人民所欲故便著。當作是知。人民所生，本從是中無所取，無所取者不作是無，是無滅盡時無生增益者。作是曉知，是闡士大士求明度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闡士為不求五陰，作是知曉？為求明度？為悉等求？諸應儀、緣一覺所不及。有德之人求巍巍之道，無能逮者，當作是行，晝夜疾近無上正真道最正覺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四天下群生都獲為人，當求無上正真，發意索佛道，各盡壽布施與無上正真道。於善業意云何，其福寧多不？」
對曰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得明度淨定守一日，如中教，作是念行，是福過彼。何以故？眾生行無能及是慈者。斯高士深入智中，曉了是智悉具足，是世間勤苦，即興普慈，愍傷一切，道眼徹視見群生，成就具足高志，行無懈怠。以其不懈得是。彼闡士弘慈普至，不以斯相住，亦不用餘住，其智大明，雖未住無上正真道，一切剎土皆共尊，舉正上真道終不還。若受供養衣服、飯食、床臥、醫藥，是明度心其中立，所受施除去近一切智，所食無罪，益於眾生悉示道住，無邊極處悉照明之，諸在牢獄中者悉度脫之，示其道眼——隨是行、莫念相，莫作異念持短，入明度中高行莫懈。譬如得明月珠已，復亡之。大愁毒坐，起憂念想。如亡七寶，作是念：『云何我亡是寶？』欲索珍寶者，常堅持心，無得失一切智。何以故？明度虛空亦不增減。」
善業言：「虛空，云何闡士大士成就其行，近無上正真道？」
佛言：「闡士大士亦不增不減。經中說時，聞之不恐不怖。當知是高士即為求明度矣。」
善業言：「如是明度為空求乎？」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「有離明度得耶？」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善業言：「以五陰求？」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又問：「離五陰頗有所求？」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善業言：「云何求大明？」
佛言：「若見是法，何所法求明度？」

對曰：「不見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遍見是明度，何所闓士求之？」
對曰：「不見。」
佛言：「設使遍見，法有所生處不？」
對曰：「不見。」
佛言：「是所闓士大士還得無所從生法樂，悉具足無所受決無上正真道最正覺，所至處無所復畏，悉作是護、是求、是行、是力，為還佛慧、極大慧、自在慧、一切智慧、如來慧。設作是，不得佛。」
佛言：「為有異。」
善業言：「設使諸法無所生，受決無上正真道？」
佛言：「不。」
善業言：「云何闓士大士得無上正真道？」
佛言：「見所當受決者乎？」
對曰：「不見法當作無上正真道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！諸法無從中得。闓士不作是念：『持是法，當受決、不受決。』」

天帝釋品第二十

釋於眾中白佛言：「甚深明度無極，難了難知。天人德大，值說斯定。聞之，書持學者，其福甚大。」
佛語釋：「閻浮提人民皆持十戒，悉具足持，是功德百千萬億倍，不如是善人聞明度書持學者。」
時，座中有一除饉語釋：「出卿上去已。」
報言：「持心一念出我上，何況書持學，隨是法教，作是立者。明德踰三界群生之上，及至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，復過是上。至闓士行布施、戒、忍、精進、禪度無極，若失明度及變謀明慧，亦復過其上。闓士大士求明度狎習中行，天人鬼龍含毒凶[廾/ (阿- 可+辛) / 女] 終不能勝。作是堅持，疾近一切智，不離如來，名佛坐不遠。懈怠不生，為學佛，不學應儀、緣一覺法。四天王當往問訊。疾學四部弟子，當於佛座作無上正真道，當作是學。四天王常自往問訊，何況餘天子。」
阿難作是念：「是釋自持智說耶？持佛威神乎？」
釋知阿難心所念，語阿難言：「持佛威神。」
佛言：「是中，阿難！或時闓士大士深念求學明度，三千國土中邪，一切皆悉愁毒，欲共壞亂，使中道取證。」

貢高品第二十一

佛告阿難：「闍士隨時各學明度無極，隨法行之。是時一佛界邪，各驚念言：『我使闍士中道得應儀，莫使得無上正真。』弊邪見闍士習行明度，深為愁毒，四面放火，怖諸闍士念心一轉。」
佛言：「邪不身遍行亂。闍士若遠離善師，為邪所亂愁毒。以不深解明度，心狐疑念：『有之？無乎？昔所翫習而今惡聞，或結不知，將以何緣守明度乎？』疑網自蔽，邪得其便，教餘闍士言：『若用是為寫學，我尚不了其事，若能了乎？』自言所行是，若所行非，所為顛倒。用是故，其人在地獄、禽獸、餓鬼中，其罪日增。如是邪大歡喜。若闍士與行應儀道諍，又與闍士共諍，時邪言兩，離佛遠矣。若未得不退轉闍士與不退轉諍，隨念恚恨，心一轉念，轉却一劫，雖有是惡，不捨一切智。劫數無極，始當從初發意起。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心所念惡，寧可悔不？乃當却就爾所劫？」
佛言：「我法廣大，可得悔。若闍士念惡有恨，又喜以教彼，斯人不可使悔也。誤有恚罵，即慚悔過：『我當為十方人作橋梁，令得泥洹。寧可有惡意與人諍耶？當如啞羊諸惡忍之。』心不當起恚為應儀道者。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闍士大士與相共止，法當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相視當如視佛。心念，當言：『共一師、一船、一道，彼所學，我亦當學。』欲喜應儀、緣一覺道者，不與同願；其有忍苦欲求佛者，當與相隨。若此為一法學也。」

學品第二十二

善業白佛言：「闍士學無常，為學一切智？學無所生、學去婬姝、學滅度，為學一切智？」
佛告善業：「若所問：『學無常，為學一切智？』者，云何是如來本無隨因緣得？如來本無字，寧有盡時不？」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「如此為學一切智明度無極。如來地十種力、四無所畏，為悉學諸佛法。闍士大士作是學，邪及官屬不能中壞，疾得不退轉，為近佛樹下坐。為學佛道，為學習法。慈悲喜護普濟群生，學三合十二法輪為轉，學滅度十方人，為稍稍上至佛道，學入甘露法門。不懈怠之人乃能學是。作是學者，為學十方人導，死不入地獄、禽獸、餓鬼，終不生邊地愚癡貧窮中，不受眾痛之疾，不毀十戒，不從流俗婬祠，遠不持十戒人，不願生不想天上。從明度中出變謀明慧威

神，入禪不隨禪、不隨禪法。闍士學如是，為得淨力、無所畏力、佛法淨力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諸法本皆淨，何等闍士為得法淨？」
佛言：「闍士學如斯，為學無所得淨法諸法淨。如是闍士行明度時，不悔不厭是為行。未得道者愚癡，不曉是法、不見其事。闍士用人故，常精進，人當効我，用是得力、精進、無所畏。作是學一切智者，若出金之地，其地少耳。又如索轉輪聖王之人少耳，小王者多。從是中多索應儀、緣一覺者，既有初發意者，闍士少有隨明度教得不退轉者。闍士當力學及不退轉。闍士行明度，不以恚意向人，不求人短，心無慳貪，不毀戒、懷恨、懈怠、迷亂，心無癡冥。學明度，為照明諸度，悉入其門，道德備足。如人言：『是我所。』便外著十二品。悉供養一佛界中人盡壽命，不如守明度淨定彈指頃。何以故？從是疾得無上正真道，能給視十方窮孤，求佛之境界，佛之智慧，如師子獨步。欲得佛處，當學明度。學明度者，為學諸法。」
善業言：「闍士復學應儀法耶？」
佛言：「闍士學一切智，應儀功德不於中住。闍士學，十方人無能過者，於一切智中不壞不滅。若念持是明度當得一切智，為不行。明度無極，無相之行也。」

守行品第二十三

是時天帝釋在會中坐，作是念：「闍士行，十方人無能過者，豈況佛乎？人身難得，壽安又難，有一發意求佛者甚難，何況至心求佛道、欲為十方作明度導者乎？」
是時，釋化作甘香華以散佛上，作是說：「行闍士道者乃及於佛，所願悉成，為護成佛諸經一切智，如來經法悉具足不退，轉法示人。有至心索佛，於是法一存念終不還：『我欲使人於法中益念，不厭生死之苦，以一切眾生苦故，當忍勤苦之行。』心作是念：『諸未度者吾當度之，恐怖者吾當安隱之，諸未滅度者吾當滅度之。』」
復問佛：「新發意闍士隨次第上至不退轉，至一生補處。人勸助其喜，得何等福？」
佛言：「須彌山尚可稱知；阿閦浮闍士行人，勸助歡喜，其福無極。一佛界中海水，取一髮破為百分，從中取一分以取水，水盡可知幾滴；不退轉闍士行，勸助歡喜，其福不可量稱數。一佛剎虛空，持一斛半斛一斗半斗一升半升，可量知幾所；此勸助福，不可極。」

釋白佛言：「邪及官屬從邪天來，聞斯定不助勸，將有緣乎？」
佛言：「發意索佛者，為壞邪界。心不離佛法，除饉眾如是，其助喜者為近佛。用是功德，世世所生，為人所敬養，未嘗有惡聲，不恐入三惡道，當生天上，在十方常尊。何以故？此勸助之德為等施群生矣。何以故？初發意人稍稍增多，自致作佛，滅度群生故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心譬如幻，何因得佛？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若學見幻不？」
對曰：「不見化幻，亦不見幻心也。」
佛言：「不見化幻、幻心，見有異法，當得佛道不？」
對曰：「離化幻心、不離幻心，不見當來佛。無法無見，當說何等法得耶不得也。是法本無遠離，亦無若得不得也。本無所生，亦無作佛者。設不有是法，亦不得作佛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設爾明度離本無。」
對曰：「法本無對無證、無守無行。無法當有所得。何以故？離明度本無形故。本無遠離，何因當於明度中得佛？佛者離本無所有，何所離本無無所有當得佛者？」
佛言：「如爾所言，離本明度、離本一切智，俱無所有。雖離本，本亦無所從生。闍士當作是惟，深入守定，是故離本無所有得作佛。雖知離本明度無所有，是為不守明度、不具足行者，不得作佛。如善業所言：『不用明故得佛。』雖爾，不可離明度得作佛。闍士所行勤苦深奧之法，不可取泥洹。如是所說事，闍士不為勤苦行。何以故？無作證者，無明度得證者，亦無經法得證者。闍士聞是，不恐不殆，是為行明度。雖作是行，亦不見行，是為行明度，近作佛。遠離應儀、緣一覺，不見不念，譬如虛空中無念有近遠者也。何以故？明度無形類。譬如幻所作人不作是念：『師離近，觀人離我遠。』譬如影現於水中或近或遠，不念近遠。何以故？影無形。明度如是，無是念：『應儀、緣一覺道為遠、佛道為近。』適無憎愛，無著無生。譬如匠工黠師刻作機關人，若作雜畜，不能自起居，因對搖。木人本不念言：『我當動搖屈申低仰，令觀者喜。』如海中大船作者欲度賈客，船不念言：『當度人。』如曠野之地萬物百穀草木皆生，其中地不念言：『我當生、不生也。』如明珠悉出諸寶，如日照於四天下，其明不言：『我當悉照。』如水如風無所不至，不念：『當有所至。』如須彌山上忉利天為莊嚴，山不念：『我以忉利天為莊嚴。』若大海悉出諸寶琦物，海不念：『當從中出珍寶。』明度無極出生諸經法，如是雖爾無形無念。譬如佛出生諸功德，慈悲喜護加諸群生，明度成諸淨法，其義亦然。」

強弱品第二十四

秋露子問善業：「闍士大士行明度無極，為高行耶？」
報言：「我從佛聞，行明度為無高行。」
諸愛欲天念：「當為十方發意為闍士道者作禮。何以故？行深明度闍士誓忍眾苦究竟佛業，不中取證寂滅度矣。」
善業語諸天：「雖不墮落中道取證，是不為難也；為十方眾生被法鎧，令得滅度，斯乃為難。斯人本無索不可得，作是念：『為欲度十方，欲度空。何以故。虛空無近無遠。人本亦爾。欲度人，為度空，為被法鎧。』如佛所說：『人本無其知，人本無所有，是為度人。』闍士聞斯不恐怖，斯為行明度。離人本無人，離五陰，離諸法，本無五陰及諸經法。闍士聞是不恐不懈。」
佛言：「何因不恐不懈？」
對曰：「本無故不恐，本淨故不懈。何以故？索懈怠本，本無有也。所因懈怠，亦復無有也。諸天釋梵皆為作禮。」
佛言：「不但諸釋梵，上至約淨天、遍淨天、無結愛諸天，皆為作禮。十方不可計現在諸佛，悉念擁護知是行明度闍士不退轉。恒沙佛剎中人悉使為邪，一邪者化作如恒沙官屬欲共害，不能中道壞得其便。有二事法行明度，邪不能中道得其便。何謂二事？一者視諸法皆空，不失本願。二者不捨十方人，諸佛悉護視。諸天往至闍士所，問深經，讚歎善之，今作佛不久。當隨是教法立，諸困苦者皆得護，未得自歸者為得自歸，為人故作法舍，無目者得慧眼。」
佛語善業：「譬如我讚說羅蘭那枝頭佛，十方諸佛亦讚歎行明度闍士如是。」
佛言：「有行闍士道未得不退轉者，亦復讚歎。」
善業白佛：「行闍士何道，為佛所歎？」
佛言：「闍士隨無怒佛前世為闍士時，及羅蘭那枝頭佛前世為闍士時，所行隨是教。用是故，十方諸佛讚歎之。闍士大士行明度諸經法，信本無所從生，尚未得無所從生法樂於中立，信諸法本空如滅度，尚未獲不退轉。隨是法教立者，疾得不退轉，有應是行者，諸佛讚歎之。是闍士為度應儀道，正向佛道地。闍士聞深明度，信不狐疑，念：『如佛說諦無異也。』却後當於無怒佛所聞是法，為在不退轉地立。若聞者，其德甚大，何況隨法教立者，為疾入一切智。」
善業白佛言：「設離本本無法無所得，亦何所法有作佛者、有說經者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！設離本無法無所得，何所法有作佛者，亦無說法者。是本無無本，何所有於本無中立者。」

釋白佛言：「明度甚深，闍士勤苦行乃自致成作佛。何以故？無字法，無所得。在本無中立者，亦無作佛者，無說經者。聞是不恐怖、不疑不厭。」
善業言：「如是，帝釋！闍士勤苦，聞是深法不疑不厭。諸經法皆空，何所有疑厭者。」
釋言：「如所說！一切為談空事、為無著，譬如射空也。善業所說經猶亦然矣。」
釋白佛：「如我所說，為隨佛法教耶？有增減也？」
佛言：「與佛說無異。如善業所說但說空事，善業亦不見明度、不見行者行，不見佛、不見得佛者。一切智如來，無所從生法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，上尊諸淨法，都不覩有索得之者。所以然者，諸法本淨故為無得。斯為行明度也。眾應儀、緣一覺地所不及。欲為十方人特尊，當隨佛法教立。」
是時忉利天上數千萬天，化作甘香花散佛上，作是說言：「我曹亦隨法教。」
時，座中百六十比丘起，正衣服，為佛作禮已，手中各有化甘香花，持散佛上，言：「我曹亦當隨法教立。」
時，佛笑，口中出若干色，其明至十方佛國悉為其明，還遶佛三匝，從頂上入。阿難從坐起，正衣服，為佛作禮，長跪問佛：「佛不妄笑，願說笑意。」
佛言：「是百六十比丘及諸天，甫當來世有劫名導，是比丘及諸天當於導劫作佛，皆同一字，字優那拘泥摩。作佛時，比丘僧數各等，其壽二萬歲。隨次作佛，壽各等。盡世雨五色花如是。」

累教品第二十五

佛告阿難：「作是立者，為如佛立。欲如一切智立，當隨明度教。應是行者，當知從人道或從兜術天上來，久聞明度或行。所以然者，佛滅度後，法於世間現，或於兜術天上現，有行若書者復轉教人，歡樂合福。知供養若干佛以來，不於應儀、緣一覺品中作功德。有受明度學之，若解中惠，是闍士如面見佛無異。其有斯德，用求應儀、緣一覺，會必得佛矣。行法常當遠離此二道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持是明度囑累若。我所說餘經，若所受悉捨忘之，其過少耳。所從佛受明度，若忘捨之，其過甚多。諦學悉具足受，書字莫令缺減，往古來今佛經等無異。若有慈心於佛者，當受此法，敬禮供養，為供養三世佛，報佛恩備矣。若慈孝於佛，不如恭敬明度，慎莫忘失一句。囑累若，麤挍說耳。若有不欲離於經法、比丘僧、三世佛者，不當遠此法。三世諸佛皆由斯生。所以然？夫六度

者乃諸闓士大士之母，佛不可盡經法之藏，若曰教人盡佛界中令得應儀道，雖有是教，尚未報佛恩。不如具足為闓士說明度，雖不能多一日可，不能一日食時可，若頃間，其福勝度爾所應儀。闓士大士思惟中慧得功德，出應儀、緣一覺上，會當復不退轉，不中道墮落。」

說是明度時，四部弟子及諸天至誠鬼神王，一佛界中持釋迦文威神，一切悉見無怒佛及比丘、應儀、諸闓士亦無央數，忽不復現。

佛語阿難：「譬如見國中人已不復見，無怒佛及諸闓士、應儀士，諸經索不見亦如是。法不見法，法不念法。何以故？諸經法無念無見亦無所益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諸經法皆空、無所持、不可念。譬如幻師化作人。諸經法亦然，無念無痛。何以故？無形故。闓士作是行、作是學，為行學明度。在學中最尊百千萬倍，是為安十方群生困厄者，為隨佛法學也。有應是學者，以手舉一佛剎，又復著故處，人無覺者。從是學成無礙惠法，十方三世無數諸佛悉從明度成佛，亦不增不減，是故不可盡，虛空亦不可盡。」◎

◎不盡品第二十六

是時善業念：「佛所說明度無極，義甚深，不可盡。譬如虛空。闓士當何緣思惟之？」

佛言：「五陰、十二因緣不可盡，當作是惟：『十二因緣適得其中。』闓士初坐樹下時，以不共法惟十二因緣，是時一切智智慧具足。闓士行明度時，惟十二因緣不盡者，出應儀、緣一覺道，正住佛道。不作是惟者，便中道得應儀、緣一覺道。不中還者，用惟行明度變謀明慧故，視十二因緣不可盡。所視法生滅者皆有因緣，法無作者。作是思惟十二因緣。不見五陰、不見佛界。無所因法當見佛界，是為闓士行明度。當爾時，邪大愁毒，譬如喪親矣。」

善業白佛言：「一邪愁，餘邪復然乎？」

佛言：「一佛界邪，各於所止不安。闓士隨教時，應行如是者，諸天世凶群生猛毒不能害之。欲求佛者當行明度，行明度者為具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變謀明慧。若邪事起，覺滅之。悉欲得變謀明慧諸度無極者，當守明度，思惟十方現在諸佛悉從明度出生。闓士作是念：『如諸佛悉得經法。』作是念如彈指頃，若有布施具足如恒沙劫。不如是行者，為住不退轉地，為諸佛所念。終不還餘道，會當得佛，不歸三惡道。闓士未嘗離佛時行，當如揵陀呵盡闓士。揵陀呵盡闓士在無怒佛國為第一。」

隨品第二十七

善業白佛言：「闍士何因隨明度無極教？」
佛言：「諸經法無能壞者，闍士隨教當然。虛空不可盡，五陰四大無形。沙羅伊擅六事本空無形，闍士隨教當然，發心求佛願濟群生，其願弘普，莫與為倫。佛有四事不護，各自異端德尊無極。闍士隨教當然，為眾生作慈護，是我所、非我所悉斷之。虛空之中音響無形。隨教當然，譬如大海不可斛量，如須彌巔琦寶各異，如釋梵各自有教，如月滿、如日明遍至。人本無形但字耳，本無所生與滅度等。闍士隨明度，當如幻化及野馬，有名無形。如地水火風是四事無極，佛身相本無色，佛界本無界，佛諸經法本無無說無教。譬如眾鳥飛行空中，無足迹矣。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棄脫定，悉度諸欲，臨作佛時乃得行是。闍士隨教當然，經法無極量，無從生、無因出，臨作佛時諸經法悉具足，成滅度。虛空無所有，諸經法淨適無所因，佛所作為變化無極。一切無索闍士者，無得佛者，爾乃能度無央數人。闍士隨明度教當然，去離諛諂貢高強梁非法自用財富僥倖世事眾穢。棄身不惜壽命，適無所募，但念佛業安慰群生。闍士行能然者，得佛不久，悉得一切智功德，當字為佛。何以故？今得佛不久。若有闍士以是教，甫當來世為得佛字。佛在世、若滅度後，亦當隨明度無極如是。」◎
明度經卷第五

大明度經卷第六

南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

普慈闓士品
法來闓士品
囑累阿難品

◎普慈闓士品第二十八

佛告善業：「闓士疾欲得佛者，索明度無極當如普慈闓士。」
善業言：「今普慈所在？」
佛言：「在上方過六百三十億佛國，佛名香積，其剎名眾香。」
又言：「彼何因索明度？」
佛言：「前世積行功德追逮本願所致，前已供養無央數佛。時闓士臥出，天人於夢中告曰：『若求大法，寤即求之。』求之不睹，其意惆悵，欲得佛聞大明法。時世無佛，國無闓士所行淨法，是故哀慟。如人有過，在國王所，財物悉沒，父母及身閉在牢獄。時忉利天人下觀，見闓士日哭，知有至心精進求道。天人即於其親屬中學字闓士。
「先是時，世有佛，名景法自穢來王，已滅度久，不覩佛、不聞經、不見比丘僧。時，復於夢中見忉利天人告之曰：『前有佛，字景法自穢來王。』
「夢聞佛字則寤，寤已大歡喜，則捐家入山投命棄身無所貪慕，而大啼哭，自念：『惡所致，不見佛、不聞經、不得闓士所行法。』
「是時，空中有聲言：『善士！止，無哀慟矣。有大法名明度，若有守志行之，其得佛疾。若當求是法，得聞守行者，佛功德身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若當得之，亦當以經法教十方人。』
「問空中聲：『何緣得聞？當到何方索？作何方便？』
「空中聲報言：『從是東行，莫得休息。若行時，莫念左右前後上下行止，莫念恐怖歡喜食飲坐起行道中止，莫念婬怒癡，莫念守行有所得，莫念內外五陰眼耳鼻口身心地水火風空，莫念眾生吾我壽命、有空無空、有道無道、有經無經、生天上生世間。闓士！善惡一切念，斷適無所著。從是東行，作是行不毀者，今得明度不久。過去諸佛行闓士道，求之如此，得明度、隨其教、精進行，必早得佛。』
「闓士聞之，大歡喜言：『當隨天教。』
「報言：『莫失此教。』言畢不復聞聲。

「隨是教則東行，適無所念。行道中念曰：『去是幾所乃當得明度？』復大哀慟。上方空中有化佛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若所索，得甚難。作是精進者，今得不久。』
「普慈闓士叉手仰視化佛——身金色，放十億光焰，三十二相——心大歡喜，叉手白佛言：『願佛說法。我從佛聞，皆欲得之。』
「佛言：『受我教法，悉念持之。諸經法本無無恐懼，本淨無端緒，住諸經法無端緒，無所說住無所說教。如虛空無形住，如滅度無異。無所從生無形住，如幻如水中影，如夢中所見，其等無異。佛音聲如是，當隨經教殖志守淨。從是東行，去是二萬里，國名香淨，法王法治處。其國豐樂，人民眾多。其城縱廣四百八十里，皆以七寶作之。其城七重，間有七寶琦樹，上有雜寶羅縠帷幔以覆城矣。其間有寶交露垂鈴，城四門外有無極戲廬。繞城有七重池，水中有雜種青蓮及諸名花，其香薰國，光色遐燿。行者近華，身衣如之，皆在池中生。池間陸地有薝蔔花忍中花，琦華如是數百種。池中有眾鳥，鳧鴈鴛鴦異類之鳥數百種。有七寶船，其人乘船遊戲池中。羅列五色幢幡，雜色花蓋街巷周遍。譬如忉利天帝釋殿，懸幡之聲道德為本，晝夜不休聞者行進。如彼天上難檀洹戲廬音樂之聲，快樂不絕。城中皆是闓士，有成就者、有發意者，服飾炫熿珍琦無量。中有闓士字法來，眾聖中王，有六百八十萬玉女妻。諸闓士常敬之，於國中央施高座，隨次轉下黃金座、白銀座、琉璃座、水精座，其上皆布文繡綩綖，座間皆散雜種香華，上施寶蓋，中外周匝燒眾名香。法來闓士常於高座為諸闓士說明度，中有聽、有書、有學、有諷誦守者。若到彼所，當為若說之。前數千億世常為若師，是若發意時師也。往至佛所時，若所聞見，慎莫疑殆。何以故？若未曉變謀明慧，當諦覺邪事。善士慎於邪教，莫念師在深宮以之懈怠，敬當如佛。用經法故莫念財利，無貪為寶，當貢所尊慈孝於師。作是行者，今得大法矣。』
「闓士從化佛聞是教，其善忘身，入見十方佛定。諸佛皆遙歎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善士！我曹本求闓士道時，用精進故獲明度，成為一切智、三十二相、八十好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事不護、十八不共，亦復得諸佛所歎。若尋佛迹，當則吾等。作斯行者闓士功德。若當具足得之。』
「普慈闓士從定寤，作是念：『諸佛本何所來？去何所？』作是惟已，便復哀慟，念：『佛教我至法來所。』便從是去。中道得一國，國名邪所樂。城外園中止宿，自念：『佛法寶難得聞，我當盡力供養於師。今我一身加復貧窮，無珍寶及香花供養於師。』作是念已，則入城街里自衒云：『誰欲買我者？』

「是時邪在城外戲，與萬婇女共遊戲。邪聞闍士自衒聲，便念：『闍士自賣身，欲供養法來，志存索佛，當出我界，度人眾多。今當壞子，令一國人皆不見其形、不聞其聲。』如是，城中人悉不聞見其形聲。

「闍士賣身不售，便自宛轉臥地啼哭，呼曰：『吾賣身以奉師，都無買我者。當云何乎？』

「帝釋遙見闍士精進乃爾，來下試之，知為至誠索佛道？但諛諂乎？便化作梵志問言：『高士！將欲何求，勤苦乃爾？用何等故，宛轉哭乎？』

「報言：『不須問也。』

「又問至三：『所欲勅使願語，我意今欲相助。』

「闍士報言：『我自賣身以供養師。』

「梵志曰：『吾欲大祠，欲得人血、肉、髓、心。卿能與我者，我益與卿寶。』

「闍士聞之，心大歡喜。即取刀自刺兩臂，以血與之。復割兩髀肉，又破骨以髓與之。適欲刺其胸，時樓上有長者女，遙見大愍傷之，與諸妓女五百人下至闍士所，問言：『高士年尚幼少，端正如是。何以自割截身體乃爾乎？』

「報言：『我出血割肉取髓賣之，以供養師。』

「女問：『設供養師者，能得何等？師名為誰？在何方止？』

「闍士報言：『在東方，字法來，當為我說明度。聞者當守淨行，可疾得佛身三十二相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事不護、十八不共，得法輪，轉度十方人。』

「女聞之喜，曰：『如所言，天上天下無比。卿何其自苦乃爾乎？我足子名寶，身與眾女願從子行，供養明師，欲聞深經。』

「闍士言：『甚善。』

「梵志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闍士高行精進難及。吾非梵志也，是天王釋矣，故來試子。子欲何求，我悉與子。』

「報言：『天王哀我者，使身平復。』

「願則如舊，瘡愈身強，力氣踰前。釋即自去。

「長者女語普慈言：『願見吾親，索寶辭去。』闍士覩彼女親，女具陳之，親曰：『甚善！吾亦有志，傷年西垂，體違心願矣。若欲所得，便自說之。』

「女言：『我欲得珍寶琦物。』

「父母言：『自恣取之。』女便取琦物織成栴檀名香及雜諸寶，五百乘車悉載自重。

「五百侍女、自副諸女啟長者女親：『欲侍貴女隨闍士行。』親許即行。

「以漸進路，遙見香淨國。七寶城郭，幢幡光色，眾寶交露，鐘鈴樂音，寶樹戲廬，車步諸妓，香風四出。譬如天上。闍士及諸女遙見如斯，欣豫無喻。念曰：『吾等義當下車步行入城。』共從西門入，問路人曰：『彼何等臺？七寶服飾姝好乃爾乎？』路人曰：『賢者不知耶？有闍士，字法來，人中最尊，無不供養作禮者。是闍士用明度故，作是臺。其中有七寶函，以紫磨黃金為素，書明度著函中。有若干百種名香，法來闍士日日供養一一持雜花名香，然燈懸幡花蓋雜寶，正音道樂，盡禮供養一一餘闍士亦然。忉利天人晝夜各三，持天名花供養明度。』

「普慈闍士及諸女聞之大喜，俱以雜香金縷織成雜衣有散上作幡、髾壁敷地者。畢，俱至法來闍士高座會所相去不遠，遙見在高座上，為人幼少顏貌端正光燿徹射，為巨億万人說明度。與法來相見，持雜種香若干寶衣以上師矣。作禮繞八百匝，自歸言：『願吾等進高行、獲尊經。』

「法來闍士慰勞之曰：『多賀來到，得無疲倦？他所勅使、所欲得者，莫自疑難。我是度人之師，適無所愛惜。』

「普慈闍士言：『我本索明度時，於山中哀慟。空中有化佛，身有三十二相、紫磨金色、十億光焰出。佛歎我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索明度當爾。從是東行二萬餘里，其國名香淨，中有闍士，字法來，人中最尊，常反覆教人。若至彼聞，當得明度。前巨億萬劫常為若師，斯若初發意時師也。」我聞師名，心大歡喜不自勝。用歡喜故，即得悉見十方佛定。是時諸佛讚歎我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我曹求佛索明度亦然，自致成佛。」寤則不見。我自念言：「佛為從何所來？去至何所？」願師為我說。』

「法來言：『賢者！善聽。空、不願、無想，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。佛亦爾，無處、無所生、無形，幻化野馬夢中人。滅度想像，無生無長、無所適。經界本端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。欲知佛亦爾。』

「普慈闍士聞深法如是比不可量，即於座上得六萬定門。何等為定門？無處所定，脫諸邪中不恐定，脫於愛欲之本定，脫出患難定，不可計諸法句入定，譬若海水不可量多少慧所入定，莊須彌山功德莊嚴定，五陰四大六衰無形觀定，悉見諸佛定，闍士定，道諸經無形見說定，珍寶莊飾定悉觀珍寶入定，悉念諸佛定，闍士上高座定，真不退轉及法輪為轉定，莊佛功德定，所聞眾事無瑕穢悉及淨定，所聞眾事如海定，無所獲無過定，樂經音聲遍至定，經法章顯旗幡定，如來身無形入定，諸經無形遍見定，闍士印定，如來目見定，照明境界定，佛界所願具足定，解十方難定，臨成佛莊嚴定，種種雜花異色定，多珍寶定，法輪常轉定，諸音聲遠聞入要定，入

十方人本定，諸三界悉遍至定，成佛諸功德定，無能過六度闍士樹下坐時定，壞餘外道羅網定，如來見飛定，無量功德莊嚴定，諸珍寶智慧功德定，一切智地定，悉淨自定，悉遍照明定，悉入十方人因坻定，根智慧出中定，三世悉等定。如是比，普慈闍士得六萬定。

「爾時，法來闍士起入宮中。

法來闍士品第二十九

「是時，普慈闍士安隱從定覺起，與諸婇女共至法來宮門外立，自念言：『我用經法故來。師今在內，我無宜坐臥矣。須師出，上高座說明度無極，爾乃坐矣。』諸女亦効立。

「是時，法來適教中宮諸婇女。說經道已，沐浴澡洗，更著新衣，上明度臺坐惟諸定。如斯七歲，不動不搖。普慈闍士及諸女，亦復經行七歲，不坐不臥。後天人於空中語之言：『却後七日，法來闍士當從定起。』

「聞天人語聲，自念言：『我當為師敷座，掃灑令淨。』皆到說經處，特為師施高座，諸女各取著身衣服敷座上。

「是時，邪自念言：『未嘗有是，闍士今施高座，用敬索佛故，精進勇健、無休懈時，得道者當出我界，度脫眾生無量。吾當壞子。』邪悉壞諸闍士座，皆令繚綟，雨沙礫石荊棘枯骨污座。

「普慈及諸女，見地輒沙礫荊棘枯骨在其座間。自念言：『今師當坐說經，及諸弟子皆當來聽，我更掃除整頓坐席。』整已，地輒有塵土來坌師及諸闍士，今當灑之。即行索水。邪令水竭。念曰：『我曹索水不得。當云何？當取身血以灑之。』時普慈及諸女各取刀，處處刺身出血灑地，用慈於法故。

「時，釋自念言：『今世乃有是人，精進恭敬慈孝於師。』讚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賢者誠難及。今聞明度，不久會當得佛。賢者！今他所勅使，願相告矣。有如賢者輩，我當護，所欲得者悉當與之。』

「普慈報言：『我欲所得者，自當知之。』

「是時，釋化地悉使作水精、琉璃，其上有金沙。使普慈及諸女，身體瘡瘢悉平復如故。座四面化作琉璃水池，周匝皆有珍寶欄楯，及四寶池俠陛兩邊有七寶樹若干百種，行列殊好。闍士及女人為諸闍士儲水。天雨眾花——光色燿國，甘香四被，聞者心軟——凡四千石。釋上普慈闍士語之言：『持是花供養明度，及散法來諸闍士上。以天衣五百領，法來在座，以衣敷上。』普慈即悉受之，便為呪願。

「是時，法來闍士七歲以後從定覺，起到高座，與二百億闍士共坐。於前坐者甚眾多。是時普慈及諸女皆共散花，并持旃檀擣香及名雜香諸珍寶散法來諸闍士上，前以頭面著足，起繞三匝却住。以微意視法來大會，方四十里，滿其中人。法來闍士四向視來會者，用經法故，即為說明度言：『善士！且聽。諸經法本端悉等，如來智慧無所罣礙，如幻無形，如風本端不可計，明度亦然。一切我所悉斷本本淨，明度亦本淨。譬如野馬、像人本無，如夢中有欲其欲本無，如所名人本無，如應儀滅度空無所生，明度亦然。如來滅度亦等無異，明度本等。譬如然火則時滅之，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。如夢中見須彌山本無，如佛現飛本無所有，明度亦然。前於欲中相娛，計之無所有。如人名聲無所有，如來無於前見者。念所作因見明度，念所作本無所有，如幻師化作像本無所有，如虛空適無所住，如幻師學無所不示。往古來今亦不可合為一，明度者亦無三世，當作是知。名計本無形，罷字有形，明度無不至、無不入。何以故？空本無色。明度譬如虛空，無不至、無不入，入於地水火風空，入於彼此五陰，入人壽命有德無德，入於欲不欲、有無、有想無想、願無願，入於生中，入於日月星宿、質諒神、龍、鬼王、執樂神、似人形神、脇臆行、神蛇軀神，亦入禽獸、餓鬼、地獄、蜎飛蠕動蚑行喘息，入於貧賤富貴、賢者聖智仙人、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，入於闍士，入於佛，入於滅度、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道行、有智無智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事不護、十八不共、佛經世經巫祝，入於宿命所行展轉生死中有苦無苦、自在不自在，度脫好不好、善不善、智不智、明不明、往古來今可見不可見教法、所有無所有、一切有形無形，無不入矣。』」

佛告善業：「法來闍士為普慈說明度所入處，如是具說晝夜七日。是時人聽經，呼如飯頃。何以故？法來闍士威神力恩。普慈闍士聞大歡喜，諸女共持天衣及八百石雜寶供養法來闍士。釋復持天上名花以散法來及諸闍士上，以增功德。是時一佛界中樹木花樹果諸雜寶樹，悉傾曲躬為法來闍士作禮，雨蜜香之花，其花香聞一佛剎中。一切人聞是花之香，各遙見法來闍士在高座上說經，并見普慈及諸女心皆樂之柔弱歡喜，皆遙作禮。其國中悉震動。是時巨億萬人悉得無數經法，不可復計闍士皆得不退轉。

「時，諸女前白普慈言：『我等願以身命自歸為給使，并五百乘車珍寶以上歸。師為我等忍大眾苦，以歸當佛，今蒙大恩，乃得聞尊經，無絲髮之疑。今我等為師給使巨億萬劫，尚未能報須臾之恩。』

「普慈受之，前白法來闍士言：『今以身及諸女眾珍寶以上大師，師哀我等，願受之，使我得其功德。』
「法來闍士欲使普慈成其功德，故悉受之，反遺普慈，言：『以是諸女可為給使，諸車珍寶可自給。』
「忉利天上諸天人各歎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普慈！眾寶悉以施師，是意難得。』
「時有巨億萬人共到法來所聽經，普慈歡喜，即於座上得六萬定門。何等為定？願樂定，威儀定，歡德定，月盛滿定，日光焰定，如來行定，悉念佛定，闍士生生定，樂智慧定，度脫堅住定，諸境界中無所住定，國土種種嚴入定，如來相入無想定，十方人無形印封定，如來出生定，無所畏樂定，棄捐珍寶定，如來力莊嚴定，諸經法明樂定，諸法無所從來解事定，淨如梵天定，三世悉等入定，嚴佛藏定，佛音聲悉成定。如是定輩，得六萬門。闍士從定覺，悉得智慧力，入諸經法中。
「普慈白言：『願師為我說，佛聲當何以知之？』
「法來曰：『賢者！明聽。譬如箜篌，不以一事成。有柱、有絃、有人搖手鼓之，其音乃同，自在欲作何等曲。欲知佛聲音亦然。闍士有本發意、累世作功德、教授問佛事，合會是事，乃得佛身。音聲亦爾。其法皆從因緣起，不從闍士行得、不離行得，不從佛身得、不離佛身得。賢者！欲知佛身音聲，合會是事乃得佛聲耳。復次，賢者！譬如吹笙師，其音調好，與歌相入，笙者以竹為本，有人工吹，合會是事其聲乃悲。如來身不以一事二事成，以若干事累世作功德，教人入道，本願所致，用是故，佛身相及種好悉見如是。譬如佛滅度後，有人作佛形像，端正姝好如佛無異。人見莫不稱歎，持花香繒綵供養者。賢者謂佛，神在其像中耶？』
「對曰：『不也。所以作像者，但欲使人繫意敬、自警脩、得其福耳。亦不用一事二事成，有金、有智人、若有見佛時人，佛滅度後，念佛故作像，欲使十方供養，得其福。』
「法來報言：『如賢者言，成佛身不用一事二事。有闍士之行，有本索佛時人，若有常見佛作功德，用是故成佛身，智慧變化飛行，及諸種好，乃成佛身。譬如鼓，有竹木、革桴、有人擊之，其聲乃出。欲知佛身亦爾，用若干百千事乃成之耳。有初發意、有六度無極行、曉知本無無所從生之事、坐於樹下降伏邪官屬、諸經法當知如幻無異，以是成佛身。譬如畫師，有壁、彩筆、手畫之，乃成畫人。佛身亦爾，用數千事，有布施、持戒不犯十惡、常隨善師、等心哀眾，無能壞者，世世見佛。闍士聞行，堅持無忘，守真不諂，常行至誠。又譬如無結愛天所止觀第，光燿天上，端正姝好。是天第舍不自作、不有來作者，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因緣所生，

其人前世作德所致，用布施眾生故，得生彼第舍中止。賢者！欲知佛身，因緣所生，用世人欲見佛、其人前世有功德、遠離八惡處、生慧信於佛。佛所以現身者，欲度眾生故。如山中響，不用一事二事，有山、有呼、人有耳，聽乃聞。佛本無形亦無所著，因緣所生，世世習行空，生死因緣佛悉曉之，本無生死亦無滅度，作是示現、作是說。譬如幻師化作轉輪王，慈化潤眾，聞者皆喜。人索珍寶所愛被服，悉恣與之。王在眾中，坐起行步容儀安諦，人有見者莫不敬禮。不以一事二事成，有師、有呪、有聚人，隨所喜化現之。有黠者知為化矣，斯幻人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本空、化所作。黠者知因緣所由。佛身亦然，用眾事有功德、有歡德，念群生使安隱，具闍士願，分布經法、教授使行，棄定思惟分別，為人說經使學。諸天人民莫不歡喜。中有自貢高者、不知慚者、婬亂慳貪者、強梁自用者、喜鬪不可諫者、婬怒癡所覆者、行惡不可計者。佛在眾人中端正殊好，坐起行步法儀安諦，眾惡已盡唯有諸德，使人得安，亦自行佛事。本空無著，如幻師所作。闍士見佛身如是，雖爾不著無諸想念，雖知本空，恭敬作禮供養無極，往古來今諸佛皆從眾事，各有緣生。闍士作是念：「守行者得佛疾。」』

「法來闍士說佛身時，四萬八千闍士即解盡信之行，百億闍士得無罣礙，問皆能報，四百億闍士得不退轉，八百億闍士皆得阿闍浮住法。

「是時，天持名花來，雨散法來及諸闍士上。持法來威神，都一佛界諸有音樂皆自作聲，數千萬天從虛空中散天衣，作音樂共樂法來及諸闍士，衣皆行列覆一佛界。諸天燒雜香，其香分散亦遍一佛界。地悉震動。闍士普見諸佛。諸佛皆遙歎法來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』是時諸佛授普慈闍士決：『後當作佛，字內摩迦祇陀頗羅耶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。』諸女即化為男，世世所生不離諸佛，常以大明教授十方以求作佛。」

佛告善業：「闍士疾欲得佛者，索明度無極，精進恭敬如普慈闍士。」

囑累阿難品第三十

佛告阿難：「以明度無極經囑累汝。諦持念了取，字句莫使缺減左右顧望。此是無盡經藏鎮，諸法悉從中出。無量經卷種種異慧，所見人民若干種所喜、所行道經、所入慧，一切皆從是明度藏中出。若干種所見相、種種所行，若干種根癡種、慧種。人民所求盡所求慧，如來悉知從明度中出。是經，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母，是慧眼并我身，皆從是出生。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！若敬我所說法，為敬事我。若自敬身，有慈孝於佛，持是奉事明度，悉為供養諸佛已。若身口心有慈孝於佛，不言無孝。若常得佛儀，常如法，心常淨，無瑕穢。若見佛，不言不見。如是悉為報佛恩已。我語若，阿難！是明度中忘一句一字，捨之不書，若為不見我、不敬於佛，為無供養，為背佛恩。」
佛言：「阿難！若諦受諦念明度，用慈孝於佛故。承用教故，此乃往古來今佛天中天之所施教也。用是供養者，若於眾生為大慈，為以親近持佛藏。佛滅度後，若當護是經，莫令減少。我手付若，當受闍士大士。闍士大士持是所致，諸勤苦生死牢獄悉破壞，諸無智者為癡所繫著悉得放解，諸邪官屬無不降伏，諸所欲法悉除去，上佛座作無上正真道。人民無目者、愚癡者，悉與闍士與正法，第一大道無兩正法，無上正真道最正覺慧，是為明度決。我滅度後，三千國土其中人民，若悉教入法中，悉令成就得應儀道，曰教示乃爾所人。如是一劫若百劫為說經，令得滅度。雖爾，尚不足為承事我。不如持一句教闍士，為具供養佛已。」
佛言：「我今於是稱譽若，囑累明度，至一劫百劫不能竟，麁挩說耳。」
佛從袈裟中出臂，舉右手著阿難頭上摩頭，又以著阿難肩上：「云何，阿難！若慈於佛不？」
阿難言：「佛天中天自當知之。」如是至三。
佛復問：「云何，若孝於佛不？」復三。
阿難言：「佛天中天自當知之。」
佛言：「若以弘慈報恩備矣，尊奉明法恭矣。受經義句當令分明，心所念，餘棄之。一心於是中書經，正字畫、治句逗，取時、持時、學時、當諦受。與闍士，令經上下句逗相得，書時好筆好素上。當自歸，承事作禮，供養花香擣香燒香澤香繒蓋幡。譬如天上所有潔淨香，著麻油中好燈炷。自歸，頭面著地，却然炷加敬，作禮承事。」
佛說明度無極時，在王舍鷄山中眾弟子，諸闍士中央坐。佛年三十，得佛十二月十五日過食後，說經畢。諸弟子、闍士，諸天、質諒神、龍、鬼王、人民，皆大歡喜，前為佛作禮而去。
佛說明度經卷第六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